



西漢演義

四

遠21
2649
16-5



門八遠21
號 2649
卷16-5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四

遣樊噲明修棧道

却說漢王草手勅畢遣近臣周元臣捧手勅并羊酒赴信
管獎諭韓信聞王命至設香案同大小將官出管接勅金
鼓前導迎至中軍拜罷開讀勅曰

為將之道職專闖外非法不足以制三軍非明不足以
服人心故孫武殺吳姬而其法遂行者非不知吳姬為
王之所愛也然法不私于愛故其法乃行耳爾大將韓
信殺殷蓋者非不知蓋為寡人之所親也然法不私于
親故誅一人而千萬人知警其用法實合孫武深得為

將之道、朕心嘉悅、故遣近臣周元臣賚羊酒、手勅以勉之、益勵初心、以約束將士、早發東征、以慰所望、故勅。

韓信讀罷、手勅謝恩畢、管待近臣回朝、次日韓信早入朝、謝恩、漢王以言撫之曰、將軍用法、正當如此、信曰、臣受陛下闔外之寄、數十萬生命、係臣一人、若訓練無法、設令欠當、一人作梗、萬夫違命、臣法決不能行、陛下付托之重、將何以承應之、耶、昨蒙手勅下頒、將士知警、臣法可行、此恩此德、粉骨不足以報陛下也、漢王甚喜、韓信辭王出朝、來到教軍場、點閱三軍已畢、召先鋒樊噲至帳下、曰、將軍授先鋒之職、目今漢王車駕親征、棧道被張良燒絕、三軍如

何、可過、公可領一萬人、夫重修殘缺、再整險隘、絳侯周勃、棘津侯陳武、一同監修、限一個月修完、如違限定、以軍法處之、將軍勿辭勞苦、當星夜前去修整、噲曰、元帥軍令、敢不急去修整、但棧道甚險、燒絕去處、連接三百餘里、豈可一月便能修完、元帥如欲殺噲、噲就元帥處請死、決不敢領此命也、信曰、臨事不可避難、避難者不忠、將軍素懷忠義、才幹精敏、正當建此奇功、使三軍長驅而進、信亦得以便道東征也、樊噲又要堅辭、又恐犯了禁令、只得依限督工修理、不題、且說韓信操演三軍、整率人馬、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合四陣而爲一陣、起則爲長

蛇分一陣而為四陣。止則為四門進退之有法。啟閉之有路。旗幟嚴整。金鼓響應。規矩準繩。毫釐不爽。大小軍士見韓信調度人馬。排列陣勢。人人欽服。箇箇敬謹。於是請漢王曰。臣領命操演人馬。訓練甲士。今已完備。請陛下車駕親往觀之。漢王曰。前營伍已看過。知將軍籌策自不同矣。想今將軍操演月餘。定有規矩。又何必往觀也。蕭何曰。必須主上親往一觀。庶見韓元帥調度兵馬。俱有紀律。王亦安心東征。再無疑難矣。王即命駕前往教軍場。閱試人馬。韓信先行。仍復同大小將官迎漢王進營。設中軍坐定。韓信率諸將朝見畢。又請漢王上將臺觀看人馬。漢王上臺。

四面一望。只見隊伍嚴整。旗幟鮮明。前後左右井井有法。

坐作進退。繩然不亂。歎曰。將軍用兵。雖古孫吳亦不能及。

日赤疾之句。更失在此。何去大度耶。

便問。即今足可東征矣。信曰。因命樊噲修棧道去了。王曰。

棧道工程甚大。將軍限一月。恐或不能完備。信曰。容日請

王車駕啟行。王且少從容。不必下問。王默會其意。以此不

問日期。隨有左右請王下臺進膳。王見膳到。只留數品。自

用其餘。盡賜韓信。史臣云。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此正漢王

善能用信而信所以為漢王用也。有詩曰。

韓信歸劉築將臺。城西演武見奇才。中軍一飯留餘愛。贏得山前大會垓。

不題韓信演武，且說樊噲率領一萬人夫來修棧道，要限
一個月內工完。只見山路崎嶇，接連雲漢，又兼偏橋燒毀，
樹木叢雜，三軍無可立之地。人夫甚難動手，樊噲自思：此
是韓信不能伐楚，却將這個干係放在我身上，他却要延
日期不肯舉兵，多是此意。遂同周勃、陳武登孤雲山上一
望，只見一帶棧路十分險峻。後來唐時李太白曾有歌一
章，單道蜀道之難，其歌曰：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
大日有鳥道，可以橫絕峩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

若當時便有此歌，樊噲軍必使人奉以爲高標，下有霍波逆

折之。回川黃鶴高飛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青泥何
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巖。巖巖捫參歷井仰脅息，以乎撫膺坐
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
古木，雄飛雌伏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聲聲哀怨愁
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周朱顏連峯去。
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
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劔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人，化爲
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西漢漢書 卷四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
長咨嗟

二人看罷棧道彼此相顧曰如此險峻雖十萬壯夫限一
年也修不完噲曰他如今軍令甚嚴王上又甚寵愛見今
手勅獎諭他我等若以為難便是抗違軍令須是依着他
修理堪恨張子房燒之甚易到如今樊將軍修之甚難士
卒高崖處挿木巔峻處搭橋遇隘處鑿石見陷處開路筋
屈力盡氣乏神疲切齒怨張良戰驚畏韓信但見營修不
起蓋因壁峻崖高士卒悲哀盡被跌傷磕損樊噲正愁悶
間只見大中大夫陸賈領千數從人齎一木牌飛機而來

上寫道即日大兵東征樊噲信之用作速督催人夫依期修完棧
道以便出師如過限不完定依軍法從事不恕樊噲看罷
叫苦不迭便說棧道工程浩大如何修得敢勞大夫與我
方便一言隨請陸賈到工所管待飲酒陸賈見無人在側
附耳與噲曰元帥密有分付這般這般噲聽了這話甚喜
到外邊便揚言曰這等工程如何一月修完便是一年也
成不得干埋怨萬埋怨便要差人具奏漢王借倩人夫協
濟有大大陸賈辭別要回去臨行又分付道先鋒不可違
限元帥軍法甚嚴須當遵守莫悞莫悞陸賈去了樊噲當
日具奏差人星夜來南鄭奏漢王曰

棧道工程甚大，人夫死者甚多。今奉元帥將命，限一月之間，飛報完工。如違原限定，以軍法從事。但念臣起自豐沛，未敢悞事。今據棧道之工，豈可計日而完？事在迫急，性命難保。伏望陛下差人附近郡縣，量撥人夫，或一二千名，僱工修完，以救燎眉。臣等不勝恐懼感戴之至。茲差牙將李隆齋表上奏以聞。

漢王覽表畢，急差御史周苛持符驗一道，火速往普安郡，起借人夫一千名，交與樊噲僱修棧道。毋得遲悞。周苛領王旨，馳馬前去穿山渡澗，兼程前行。一日到普安郡，催僱人夫一千名，附與委官管領前去棧道，交與樊先鋒照數

點閱收用。樊噲見有人夫到來，大喜，即將民夫編成排甲，每五十名爲一甲，立摠甲一名，小甲五名，管理修工。派定地方分定丈尺，各照派用工去訖。周苛回朝復命，樊噲就令人請絳侯周勃、棘津侯陳武，每人撥精壯人夫五十名，樊噲附耳低言與周勃、陳武道：「這般這般，不可泄漏其事。」二將聽令，連夜出寨，却將衣服換了，爬山度嶺，越棧道而去。不知何往，下回便見。

總評

陸賈未到之日，愁殺樊將軍。陸賈既到之日，謊殺樊將軍。陸賈附耳之後，樂殺樊將軍。服殺樊將軍。

韓信暗計智章平

不說二將聽令而去，且說大散關守關者，乃副將章平。知漢王差樊噲修棧道與兵東征，又兼日前范亞父累次有檄書着章平用心守把散關，但有消息不可輕動。預先傳報三秦早作預備。今聞樊噲修棧道，又聞拜韓信為將，急差人申報雍王備說漢王拜韓信為將，差樊噲修棧道。指日興兵出褒中。章平聞報大歎，語左右曰：韓信在楚一籌莫展，棄楚歸漢，不過備數使令可也。漢王無知，却拜為大將，况韓信素無重望，一旦為將，人心決然不服。三軍何以調遣？將士何以用命？就如棧道數百呈燒絕，一時如何修

完此等行兵，不過遷延歲月，徒為口說耳。左右曰：一向范亞夫累次有檄文來着大王嚴加防備，止恐漢兵入寇。今章平來報，想是緊急，大王須當預備人馬。再遣一大將協同章平守把，庶不失事。却曰：棧道工程甚大，人馬急難登涉。待果入寇，再有傳報，那時動兵不遲。此信不過遙度，恐非的實。遂收下來文，打發差人，且曰：待有的信再來報知。章平坦然照舊，不作預備。差人回報章平，備說雍王不肯聽信，待有的實，再去通報。章平以此亦不作預備。只見關下守關軍士忽然報說：見今有漢家脩棧道人夫一百名，因受苦不過，逃來投降。章平大喜曰：我正要問他來歷，快

着、他、上、闕、來、不、多、時、守、闕、軍、卒、帶、領、一、起、人、夫、上、闕、來、投、
見、章、平、平、曰、爾、等、是、何、處、人、爲、何、逃、來、恐、是、詐、來、投、降、空、
自、討、死、耳、衆、人、便、哭、道、我、等、是、普、安、郡、民、丁、被、漢、王、借、來、
修、棧、道、終、日、又、無、供、給、樊、噲、又、是、個、急、躁、的、人、被、他、日、逐、
催、逼、做、工、况、棧、道、甚、險、峻、限、一、個、月、要、完、就、是、一、二、年、却、
也、不、能、完、漢、王、却、拜、韓、信、爲、將、衆、軍、士、又、不、服、近、已、逃、了、
許、多、空、自、說、興、兵、又、不、見、動、靜、料、不、能、成、事、我、衆、人、雖、是、
民、夫、中、間、這、兩、個、爲、頭、的、總、甲、他、最、有、好、武、藝、情、願、投、將、
軍、麾、下、幹、些、功、勞、帶、挈、我、衆、人、喫、頓、飽、飯、豈、敢、有、別、心、章、
平、便、叫、爲、頭、那、兩、個、人、來、問、曰、汝、二、人、叫、甚、名、字、兩、個、向、

前、稟、復、道、我、二、人、原、是、普、安、郡、獵、戶、出、身、一、名、姚、龍、一、名、
靳、武、本、郡、因、漢、王、借、民、夫、無、人、押、解、却、着、我、二、人、作、總、甲、
管、領、衆、人、不、想、到、棧、道、見、工、程、浩、大、又、無、口、糧、終、日、痛、打、
不、過、又、不、敢、回、普、安、郡、去、因、此、帶、衆、人、逃、來、將、軍、麾、下、情、
願、守、更、看、舖、討、些、口、糧、以、延、生、命、待、太、平、時、回、家、說、罷、
如、雨、下、章、平、又、問、漢、王、如、何、拜、韓、信、爲、大、將、姚、龍、曰、只、因、
王、亦、自、懊、悔、章、平、見、他、說、的、着、實、與、自、己、打、聽、言、語、一、般、
遂、留、二、人、帳、下、聽、用、二、人、凡、事、謹、慎、小、心、章、平、委、託、一、兩、

件事便幹得停當又與上下人和睦一閱上人無一箇不
愛敬他以此章平寸步不離左右旬月之間拜他為大旗
牌官章平毒才可矣凡關上大小事通與他每計議二人一一應答不差
章平甚喜却將這來歷差人備細飛報與章邯邯聽說通
不作準備不意范增一日在彭城因觀乾象見西南旺氣
冲天而起各處將星散亂因思此必是劉邦漢中兵起又
思韓信棄楚歸漢定然大用近年霸王在彭城不修仁政
專尚殺伐諸侯背叛六國縱橫齊國尤甚若使漢王舉兵
而東易如破竹次日將前事奏知霸王王遂喚季良季恒
汝二人可領兵三千前赴廢邱與章邯說知用心守把關

以防漢兵仍巡哨各關津要害之地俱要嚴加防守二人
領命徑來廢邱一日到廢邱且進城見雍王備道前事章
邯歎曰王上過勞聖心范亞夫何消多慮遂將章平所具
申文與季良季恒曰觀此申文便知漢王起兵來歷二人
看罷亦歎曰觀此用兵漢王決不能勝也亞父終日只是
憂心惟恐漢王重用韓信我等想來韓信乞食漂母受辱
胯下資身無策在楚無能今拜為將人心決不欽服况棧
道甚險幾時便能修完可見漢王用人不當調兵無法亞
夫何須遠慮但我二人奉王命而來大王亦當遵守章邯
置酒管待二將仍將調來人馬另立一寨屯住即將原來

檄文飛報各處隘口把守仍另行一角文書與章平知會
不說章邯等防守且說韓信整點人馬完備請漢王擇日
啟行衆將士各面面相覷便道棧道尚不曾修完元帥如
何妙境便要東征却從那條路出師各人不知來歷又不敢動
問蜜來奏漢王王差人召蕭何入內王曰韓元帥今早請
朕車馬東征樊噲修補棧道未完却從那條路進兵卿可
往信處一問以解朕疑蕭何領王命當夜就到信宅此時
韓信正在燈下查點各路起兵文書尚未寢歇只見有人
擊門當有門吏問明即傳入內有蕭丞相過訪韓信急整
衣冠出迎分賓主而坐蕭何近前附耳曰今早元帥請王

車駕東征王疑大軍不知從何路進發差小子敬來請問
乞示方畧信曰丞相昔日與子房相別燒絕棧道定知此
路丞相又何下問何曰當時雖知有路未聞其詳又見將
軍差樊噲修整棧道以此致疑信曰此乃明修棧道使章
邯不爲準備我却從陳倉小路進發不五日就到散關使
平以我兵如從天而降也此乃暗渡陳倉耳到關之日便
要破關管交車駕不動弓矢自能過關丞相幸將此言奏
知主上不必聖慮蕭何聞信此言甚喜急來奏知漢王王
此時亦未寢歇聽蕭何所奏十分喜悅次日傳命大小文
武將士俱隨駕東征却說韓信到教軍場點閱人馬漢王

原帶來二十萬續後添十五萬韓信選本處并臨近郡縣人馬又得十萬共四十五萬通作四大隊進發却着牙將指、備、號、令、畧、見、一、班、矣、孫興替樊噲帶管棧道工程止留人夫三千名修理以便川人來往其餘盡數掣回第一隊人馬樊噲統領帶牙將八員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凡有聲息未可輕動飛報後軍待有軍令然後出敵第二隊人馬夏侯嬰統領帶牙將二十名驍將十名如先鋒勝則催人馬攻擊勦殺如先鋒不勝急出人馬救援如十分緊急報入中軍自有方畧不許退後第三隊韓信自統領帶將佐四十員中分爲四小隊左右前後聽候調遣第四隊却是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

總領仍着傅寬周昌監押如有緩急以便遣用這四大隊之中仍有各項分派隨材作用俱各不同寫成圖本進漢王看畢稱羨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隊伍風雷動戈矛日月明陣圖分八卦旗甲列千兵山

岳威儀重川江水澤平湯武興時兩虹蜺望解醒

韓信調度人馬已畢請漢王車駕并文武百官出東門外高阜處看韓信出師怎見的齊整下回便見

總評

信善愚楚亦善服漢然軍機原貴密也○信以少貧賤一人而人皆忽之可見窮人好做事

論父老漢王布德

却說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到東門外高阜處看韓元帥出師

按九官四象八卦列五行十干十二支隊有陰陽陣有前後將有紀律兵有行伍旗雖尚赤而引軍關道者則按五方制雖爲王而威儀號令則專五伐人各有能量才而用人馬廢棄隨長而取身材長大者擄考擄督身材矮小者持戟持矛身力強壯者執旌執旗身力少弱者鳴金擊鼓不能視遠者專聽號令不能聰聽者專望風火身肥者爲馬軍身瘦者爲步軍日能食斗粟者專

爲前驅日行二百里者專探機密灌嬰領四牙將逐隊前行張倉領二文士隨軍後進陸賈同一謀士識地利之夷險叔孫通領八裨將參行兵之可否盧縮靳強爲主將之熊羆薛歐陳沛乃中軍之驍騎三軍如虎多士如雲鼓動神威昭萬象蕩開征旋起千兵

漢王同百官看罷出師衆皆歡悅韓信乃近前奏王曰臣兵先行二日王却徐徐而來臣過關那時與陛下約會也信拜辭揮動三軍前進王乃回車駕進城來看的人扶老挈幼不計其數盡道自生長衰中不曾見今日出師王聞之益喜次日王召蕭何問曰朕前日曾傳旨着卿等行文

書去各郡縣名父老來宣諭他不知曾來否蕭何曰連日
無數百姓見王將起兵東征盡道王今離褒中定伐楚破
六國建都咸陽我等再不得面覩天顏願來進朝見王見
今正在外邊伺候數日矣臣見陛下未得暇不敢奏聞王
曰既百姓父老在外俱着進來蕭何傳命出着百姓進朝
有門禁官傳旨出着百姓進朝那百姓父老在外紛紛攘
攘要進內朝見聽得宣召一個個爭先快覩引領而見有
傅班甲士大呼曰百姓肅靜毋得喧譁王曰父老皆鄉民
甲士毋得驚恐漢王遂起身出殿簷下看那百姓不知其
數有幾個爲首年老的近前奏王曰自從陛下到褒中風

雨調順萬民樂業道不拾遺夜戶不扃正是堯舜之世不
想陛下今日興師東征又不知何時得覩天顏言罷箇箇
拜伏在地淚如雨下漢王見百姓如此愛戴亦垂涕不忍
相捨父老又奏曰陛下今日車駕啟行不知何人在此鎮
守王曰蕭何相國在此安撫百姓衆人以手加額曰若
是蕭相國在此鎮守臣等褒中萬民之福也王曰汝百姓
中有三鄉老可着近前聽朕訓諭那三老乃古制也古制
十里爲一亭一亭之中擇一亭長管之十亭爲一鄉一鄉
之中擇一鄉老管之共有三個鄉老一個掌管鄉約一個
掌管耕種一個掌管爭訟三老搃統于縣今日三老近王

直聽宜諭漢王命一人高聲宣讀論文其文曰

朕惟古先明王之治天下也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爲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一國和平臻于至治朕自治國以來夙夜惓惓志圖治理建都南鄭思與百姓共臻于道約是王者之節以及天下而爲一統以此特加曉諭使知爲善去惡趨吉避凶而爲永保身家之道如居家者有一家之長居鄉者有一鄉之長爲一家之長者訓教子弟講讀詩書明達道理父慈于子子孝于父兄愛于弟弟敬於兄尊卑長幼各循其序毋相凌奪也使一家之內仁讓浹洽親睦相勸便爲一家之福爲一鄉之

長者勸其一鄉之內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士則修明義理勤習課業農則力于田畝無欠賦稅工則專于藝術毋作淫巧商則用心生理毋爲遊蕩大小相安長幼和睦毋爭鬪告訐而陷于刑戮毋賭博淫泆以墮于凶德毋游手好閑以廢其生意毋竊取人物以蹈于死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婚姻死喪隣保相資如此則一鄉之內禮樂雍容風俗淳美富壽安佚共享太平而爲一鄉之福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善惡之報不差毫釐朕今約法三章見有定律使宣爾等來惓惓開諭者正欲爾等守法奉公咸歸良善其有不遵朕諭仍

蹈于惡者明有國法暗有鬼神罪亦難追爾等欽之守之毋忽忘故諭

當此秦楚之後如解水火

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一日漢王宣諭鄉老賜與酒飯各着令回鄉因謂蕭何曰留卿在襄中撫恤百姓勸課農桑省刑薄稅舉善罰惡催趨糧儲以給軍餉卿之責也蕭何曰謹遵王命漢王于是傳令三軍啟行陸續徐徐進發如有過期後至者斬逃匿者斬父母妻子親族人等互相容隱者悉斬隣里鄉黨知而不舉首者罪亦如之即日駕起蕭何率領所屬百官送出襄中各鄉父老百姓望塵進道攀轅臥轍哭泣滿道漢王以袍袖掩面而泣君臣百姓戀戀不捨後史官有詩曰

戀戀不捨後史官有詩曰

漢帝褒中德愛深慙慙宜諭動人心臨行更致可寧意
豁達寬仁說到今

蕭何等送漢王過褒中辭回帶領百官父老安撫地方催攢糧餉漢王車駕向東從容前進不題却說韓信領三大

留心至此天生為輔漢計耳

隊人馬離褒中不往棧道去却從陳倉小路而行來到孤雲兩腳山下從山後僻路進兵前邊已有樊噲關路雖有夾江之水從寒溪河流出壘石可過山傍雖有險路魚貫而進行三五里便有濶路雖被樹木長合樊噲却命三軍砍去有路可通韓信到此與衆將曰某前日匹馬夜間行

到寒溪河邊正值秋水泛漲不得過却有蕭丞相趕我到
此明月之下復得相見若使渡河長往今已到淮陰矣衆
將曰此實天意有在留元帥與劉滅楚使我等得出褒中
不然棧道燒絕我等亦不知此路又無元帥如此大才我
等徒死褒中耳衆將請立石以傳示後世韓信遂令立石
于山頂之上刻曰漢相國邀韓信至此八字

如各之心

按方輿勝覽云孤雲山與兩脚山相連山頂極高有兩
峯並起古語云孤雲兩脚去天一握言極高也上有石
刻云漢相國邀韓信至此八字至今碑石存焉

韓信揮動三軍前進山路危險回徑盤折衆將下馬步行
牽藤攀葛登高涉險雖是辛苦而思歸之心踴躍而進亦
忘其勞也三軍正行之次忽見前哨來報曰軍不能前進
亂山之內蹊徑之間有條毒蛇長數丈兩眼射出光芒來
據山險處截住去路元帥乞除之信曰毒蛇當路須令箭
手百人各掩身山凹之內箭頭以藥塗之密密射去仍令
砲手各執火砲以防毒蛇性發恐跳躍傷人各放砲擊之
則無事矣衆人得令方欲動手只見中軍帳下一人到元
帥面前高聲叫道一蛇當道何須用許多人治之便是滄
海蛟龍某亦敢去左右聽說大駭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西漢書言
卷四
總評

得衆而後興兵何愁弗克

辛奇斬虎遇韓信

且說要斬蛇者是誰乃是信武侯斬歙也韓信大喜曰將軍雖力能斷蛇但深山之中恐川水下濕久無人往來卽令隨營有好酒蒲斟三巨觥賞斬歙飲畢令數壯健步卒導引來到山前穿巖渡澗閃在山缺之傍斬歙遠望只見明月落于巖間電光射于山下腥風觸鼻寒氣侵人軍士便問明亮者何處鄉導云此大蟒二目光透于外人若近前吐氣如雲侵之必死可請將軍暫回不當近他恐有傷

害斬歙大怒提劍到澗邊大喝一聲只見那蛇從巖下一躍而來身長數丈便吐毒氣侵人斬歙閃在一邊讓蛇躍出橫臥于大石之上翹首吐氣要來傷人那斬歙仗着威力大踏步舉劍用力一劍蛇揮兩斷蛇頭墜于巖下蒲林驚落葉澗水血波流衆軍士近前看時蛇遂死于石上急來報至中軍韓信隨到山前看那蛇有數丈長血流石上左右將士驚訝不已遂問信曰此蛇何如此長大原、水、淮、陰想在山中有百年矣不知古時亦有此長蛇否信曰上古崑崙山周圍二萬里有蛇匝山一周古蛇之長大有如此今數丈之蛇亦未爲大也信曰我前日匹馬投漢亦曾經此山而

行幸托主上洪福未遇毒蛇倘遇必有傷害豈有今日左
右曰雖主上之福亦元帥之福也信遂重賞斬歛後史官
有詩以紀其事詩曰

背楚跨長劍千山匹馬行毒蛇正電爍壯士方崢嶸兩

恐一傷忽敗難俱生當時更空寂其路如坦平載歌

忘蜀險奮志夾道清不覺竟長適雙峯望襄城此日驅

兵過蛇乃阻宵征萬馬不敢策衆寡何重輕仗劍有勇

士蛇斷當山橫將士談往事方思爲信驚信志在擇王

建節垂功名直擣三秦穴平收六國旌楚疆如及手萬

里定神京

却說韓信催動人馬將近到太白嶺預差盧縮近前分付

曰我昔日過太白嶺下遇一壯士姓辛名奇其人最有義

氣留我過一宿拜爲兄弟其家以賣酒爲生汝可到彼訪

問的實我却親到一拜以報昔年相遇之愛盧縮領命前

去訪問不時回報曰太白嶺下原有數十家居民近七月

來山水泛漲不能住居移于山北高阜處避水未審在否

韓信嗟歎久之遂到太白嶺下果見昔日居民俱無一家

雖有破屋數間坍塌倒壞無人存住又行一日過亂石岡

近小石橋到山崖之下前軍不行巡哨將官來報山坡邊

有一壯士遂一大蟲遶山而來衆軍士圍住以此不行韓

信聽罷，卽策馬近前，看那壯士頭帶虎皮，磕腦身著黑豹皮裘，手執三股鋼叉，逐虎到溪邊。那虎見壯士趕來，又見三軍圍遶，雙蹄爬在石上，却望壯士一撲。那壯士却閃在石傍，就勢只一叉，正中大蟲項下。那大蟲却又要跳躍時，被壯士將叉挺住，不能動身。衆軍士一齊近前亂鎗戳死。韓信看那壯士時，不是別人，正是大白嶺下故人辛奇也。韓信着數牙將大呼曰：「辛將軍有韓元帥在此，請見那壯士聽得人喚，撇了虎徑過溪來，有見高阜處是韓信，急來拜伏在地。」韓信急下馬相邀。辛奇便道：「小弟聞元帥修棧道，只道人馬從棧道來，連日正欲拜迎，未得面告老母以

寫得直捷

又法有、趣

辛奇也，不知修棧道之意

此遲疑，不想元帥興兵到此，大慰所望也。韓信曰：「自別賢弟日久，因國事忙，未得具書奉問。今日到太白嶺，差人訪問賢弟避水移居，又不知何處。正在思想間，不意得遇賢弟，十分大幸。快着後軍牽馬來，亦同辛奇上馬，將大蟲馳在軍前，便問賢弟移居在何處。」就同拜見老母。奇曰：「元帥今非昔比，爲天下元戎，豈可輕動信曰：「故舊不遺，何拘勢分？」請問所寓。奇曰：「只轉過山嘴高崖處，便是寒居蓬草之地，恐不足以屈塵蓋。」韓信遂同十數親隨人行，不一二里，早到奇家，見靠崖有十數家人家，都是草房。奇家在路口住，有草屋十數間，請韓信入草廳坐下，就請老母并奇妻

難得甚得

出來相見韓信具白金百兩奉老母奇不敢受信曰此皆漢主所賜奉賢弟為養母之資賢弟可隨我建立功名以圖顯親揚名豈不美哉奇拜謝收領信曰此地非老母所宜居我寡隨軍印信批文令搬移老母同家眷投南鄭相國府尋數間官房月給米糧方好過活奇大喜又深謝厚恩信曰汝母即我母也賢弟遠去豈可使老母獨居山僻受此寂寥乎信分付軍政司給批文迭與老母收執辛奇拜辭老母洒淚而別分付妻用心侍奉隨同韓信起行信曰此去大散關二日可到賢弟即為鄉導同前哨樊噲星夜攻打散關如不能下待我到自有方略又分付第二隊

夏侯嬰待樊噲人馬圍散關汝可另安一營歇息軍士不必動待過關時汝作先鋒趨廢邱與章邯對敵樊噲却作二隊為救援二將得令殺奔散關去訖韓信使軍士探聽漢王人馬亦將次過寒溪遂乃徐徐緩行到三岔路却令人找尋斬樵夫之處軍士報說路傍山凹之下覆土一堆想理樵夫處也信令鄉人破木為棺更換衣衾乃改葬樵夫于三岔松林島用石砌成墳塚立一石碣上鐫刻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七日破楚大元帥淮陰韓信為義士樵夫立仍傳令有司辦祭韓信親帥諸將祭於墳所行三奠禮周奇跪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歲次乙未八月十三日壬戌破楚大元帥韓信謹以牲醴致祭於三岔山樵者之靈曰嗟爾樵者遭世蹇連資身無策入山採樵逢予問路指示要津楚兵或至恐道往因絕計斬爾寔傷我仁覆土為計慮防水濱循途適漢素志乃申職專闢外兵下三秦道經岔口改葬爾身師行匆劇未獲報君君其有知鑒我真純尚享

祭罷焚帛禮畢乃傳令分付鄉人立廟四時享祭遺跡至今在焉不說韓信人馬前進却說大散關章平自得姚龍斬武終日差人打聽棧道工程可曾完否去人來回報修

如此說起來川平便成疑處漢家或別有計策疑是知棧道者不是樊噲又改委牙將孫興管理人夫漸漸短少

何反說決來林或大愚大愚

工程未見次第東征消息亦未見動靜姚龍曰漢兵多是空說決然來不成斬武曰褒中近年好收漢王正在那裡快樂亦無甚遠大之志章平日觀他拜韓信為將可見不自家不識識人如何成得大事正在關上閑說只見嘹哨小卒來報說漢兵遍地而來離關五十里有先鋒樊噲下了大營見今領五萬人馬殺到關下章平大驚曰漢兵從何而來姚龍斬武曰恐傳報人未的豈有棧道未完人馬從何處過來或是樊噲受苦不過逃來關上投降也不見得再着人探聽看如何方好發兵言未了又有人來報樊噲到關下

攻打甚急章平一邊差人飛報章邯說漢兵已過棧道見兵從天降今攻打散關甚急乞傳報三秦早作預備仍差大將前來救援庶保無虞一邊與姚龍靳武商議曰樊噲人馬扣關我須出戰汝二人可守把四面關口以防漢兵盜襲姚龍靳武曰將軍放心每城一面可撥人馬一千防守晝夜巡視料亦無事章平遂領三千人馬冲下關來與樊噲對敵看樊噲人馬軍器鮮明隊伍嚴整有健將辛奇在後押陣樊噲曰章邯等三人誘秦降卒二十萬被項羽坑之却乃濫受王爵苟圖富貴天兵到來不急早開關受死尚爾攔阻章平曰汝漢王受霸王封爵不安分盡職却妄動餘孽

徒速死耳樊噲大怒舉戟直取章平平挺鎗來迎二將交戰二十回合章平抵敵不過敗走辛奇催動後陣一齊掩殺章平匹馬逃走上關去了樊噲辛奇收兵回營章平將關緊閉樊噲預備火箭併力攻打關上只是堅守不出樊噲正無計可破人報元帥人馬到來樊噲辛奇離營遠接韓信到關下登高處看了一遍已有暗號知章平中計遂分付砲手駕起風火大砲一連放了十數個關上驚慌衆軍士畏怯又不肯上關守把章平發躁親自催遣併軍士守關姚龍靳武暗分付帶來人夫一百上城各執器械四邊預備只見韓信策馬近前大呼曰說與關上守關

主將上關來答話章平同姚龍靳武都到關上見韓信耀
 武揚威舉鞭言曰汝霸王暴虐無道背約自立放弑義帝
 天下切齒今漢王親統大兵汝當束手歸降乃敢抗拒天
 兵閉關攔阻汝若開關投降免汝一死敢說一言不降交
 爾立見流血章平便道我乃雍王貴族豈降汝勝夫耶一
 言未罷只見姚龍靳武走上前來將章平劈頭揪住即時
 綁縛了照應着一百原來人夫各舉兵器防護姚龍靳武便叫
 關上衆軍士漢王有德天下歸心汝等急早投降免致誅
 戮敢有道一箇不字者大兵見今圍在關下我等把住關
 口汝等皆是死數衆軍士見章平被捉又見關下漢兵大

舉只得盡數拜伏在地曰我等情愿歸降姚龍靳武大開
 關綁縛章平下來二將非是姚龍靳武乃漢將周勃陳武
 假作修棧道夫暗入散關投降原來韓信差陸賈以催工
 爲由却定計暗暗的分付樊噲此亦亦是軍家常有之計惜章平之耳密使周勃陳武更名引心
 腹軍士一百名假作修棧夫投降到關上待韓信大軍至
 却立石于關前以爲暗號次後聽砲響即擒捉章平開關
 請韓信上關此便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此明修二一何爲千古奇功想韓公前日月下出奔時一
 下散關此韓信東征第一功也韓信到關上安撫五千降
 軍打掃公廳伺候漢王車駕到來却將章平拏到帳下信
 曰汝乃章邯族姪冒受楚官把守險隘抗拒天兵本當斬

首量汝特癩狗不足汗吾刀耳且押解付軍政司隨軍聽候發落早有人來報漢王車駕離散關不遠韓信率領大小將佐離營二十里大路上迎接漢王傳旨着韓元帥大小將官上馬隨行早到關上漢王已知韓信下了散關心喜不盡到公廳坐定韓信同將佐戎服朝見禮畢漢王曰散關乃三秦隘口將軍不動聲色隨到而得三秦聞知已破膽矣信奏曰散關既得三秦此時尚未預備陛下甘暫住散關臣星夜攻打廢邱擒捉章邯三秦指日納款那時中經緯素定耳差人奉迎車駕也陛下仍遣人催趙糧儲接濟軍餉急修棧道以便往來漢王聞奏大喜韓信又取出章平來割去

一耳放回廢邱報知章邯以激其怒却辭了漢王傳令着夏侯嬰作先鋒辛奇爲副先鋒望廢丘殺來未知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真不可及然姚斬二人最妙吁今之將皆姚也斬也三秦其可鑒乎

韓信火攻破章邯

却說雍王章邯在廢邱聞散關一連兩起飛報來說漢兵勢衆見今樊噲攻打甚急早望遣兵協助章邯聞報大驚曰我前日以棧道未完漢兵恐難入寇不意今日到散關

西漢書 卷四
三十四
矣事在迫急可傳報與櫟陽高奴二處早作預備隨傳令
着呂馬通孫安點聞人馬伺候迎敵言未罷有章平帶傷
來見章邯哭拜不起邯曰汝如何失了散關漢兵如何出
棧道韓信如何用計章平備將周勃等投降并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一一備細說了一遍章邯搖頭道范亞夫再三
說韓信但未遇時若有人重用深爲後患霸王不聽今果
然矣邯曰汝且退後待我殺此勝夫以雪其恨左右曰大
王不可輕敵韓信詭計甚多須當斟酌邯歎曰吾用兵三
十餘年經百十餘戰量勝夫何足爲懼當日催動人馬起
身夏侯嬰先到廢邱見有敵軍未敢出戰離廢邱五十里

安營隨即韓信人馬也到約會夏侯嬰附耳曰章邯乃秦
名將不可力敵當以智取公明日對敵當如此如此行夏
侯嬰等領計去了次日章邯出馬與夏侯嬰對敵邯曰漢
王受封褒中能自保疆土足矣又何從勝夫之見乃敢背
叛入寇以速死耶嬰曰義帝初約先入咸陽者爲王我漢
王兵不血刃義降子嬰天下響應正當爲關中之主却被
項羽強暴違約自立爲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大逆不道
今我主親統大兵東征汝當延頸受死反乃妄言入寇耶
邯大怒挺鎗直取夏侯嬰舉刀交還戰不十合嬰詐敗
落荒而走邯揮動人馬趕來嬰却轉過山脚勒住馬高岡

西漢漢書
卷四
上大呼章邯再與你決箇勝負邯曰汝乃敗將尚敢言勝負耶嬰曰汝特老革耳勛力已衰何足爲敵邯益怒挺鎗躍馬徑奔夏侯嬰嬰舉刀復來交戰不十合却望松林小路而走趕至樹邊見隔林塵土起處有韓信人馬到來攔住章邯便道我在此久等多時邯曰勝夫在此久等欲尋死耶信怒舉戟直取章邯章邯舉鎗交還未及數合韓信敗走章邯催動三軍人馬往前追趕隨後季良季恒領本部三千兵亦追趕來卽會見章邯曰大王不可深入重地恐是引軍之計須當回軍邯曰我正欲漢兵相連而來盡數勦殺公可催督人馬盡力攻擊忽聞一軍報說韓信因

大王追趕甚急連人帶馬跌下澗去夏侯嬰衆將在彼救援尚未救出大王可催攢三軍急早捉拏可獲全勝邯令人高處瞭看衆人回報遠望山前谷傍衆軍士在彼用繩妙計妙計索搭救不知是否邯嘆曰勝夫合當死于吾手遂揮動人馬渡澗穿林望前殺來進到山谷中兩邊都是樹木却不見一個軍士楚兵大勢行動又擁住谷口不得回轉天色又漸昏黑章邯心上猶豫急傳令軍馬且暫住那人馬前後舉動急難收煞早有多一半入山谷來纔待住脚只聽得山頂上一聲砲響四下裡樹木都着冲天火起邯見火起知是中計急勒回馬要出谷口又被人馬擁住後邊又

是火起無路可出。季良季恒急來便叫道：前邊有山徑小路斜曲上去，可到鳳嶺。邯隨同二將棄了馬步行。從小徑爬到嶺上，氣喘不迭。三人權在嶺邊休息。又聽得山下吶喊四邊火勢愈大。邯曰：此處不可久住。恐漢兵追來，三人又無兵器如何抵對？不若乘着月色，捱過嶺去，尋着楚營安定。再作區處。季良曰：大王所見亦是。但不知從那條路下去。季恒手指道：那山凹邊有燈亮射出，想是人家。邯曰：我等捱下去，尋問他路徑更好。三人一步步走下嶺來，到前邊是一個大鎮店，有二百人家。夜深盡都睡了。路口有一個山神廟，三人入到廟裡歇定，纔方合眼，只聽得遠遠有人馬過來。季良便從門縫裡張看時，為頭有數十面大旗，後邊一隊隊人馬過，聽聲音時，却是楚人說話。有一人便道：谷口裡火起，又不敢進去，不知大王在何處。想是亂軍中定被傷害了。季良叫醒章邯，便開廟門叫住衆軍士，掌起火把來為首。有一員大將，乃楚將呂馬通也。衆人齊叫道：好了。大王在這廟裡。呂馬通下馬到廟前，見了章邯，三人大喜。邯問曰：汝等如何知我在此？呂馬通曰：大王追趕漢兵太遠，章平再三來說，恐韓信多詐，或有詭計。汝可引一枝人馬救應。臣領本部一千人馬，行到中途，忽見前邊火起，又遇見回來的軍士說大王中計，已殺入山谷口裡。

人馬過來，季良便從門縫裡張看時，為頭有數十面大旗，後邊一隊隊人馬過，聽聲音時，却是楚人說話。有一人便道：谷口裡火起，又不敢進去，不知大王在何處。想是亂軍中定被傷害了。季良叫醒章邯，便開廟門叫住衆軍士，掌起火把來為首。有一員大將，乃楚將呂馬通也。衆人齊叫道：好了。大王在這廟裡。呂馬通下馬到廟前，見了章邯，三人大喜。邯問曰：汝等如何知我在此？呂馬通曰：大王追趕漢兵太遠，章平再三來說，恐韓信多詐，或有詭計。汝可引一枝人馬救應。臣領本部一千人馬，行到中途，忽見前邊火起，又遇見回來的軍士說大王中計，已殺入山谷口裡。

去、臣不敢前進、却從西南雙岔口尋來、不見踪跡、正無剖
劃處、不想大王却在此廟中、十分大幸、隨令軍士做飯、邨
三人在廟中用過飯、已天明矣、同呂馬通各上馬、轉回舊
路到廢邸大道上、早有章平孫安引人馬接應、打聽前軍
被火燒死多半止、有一二千敗殘兵逃回、亦多帶傷、章邨
懊悔不及、分付將士、且將關緊閉、我兵新敗、未可出敵、少
休息數日、然後出敵、一面會櫟陽高奴二處、調遣兵急來
救應、言未罷、人來報韓信人馬圍了城、衆軍卒將大王用
的兵器舉在城下、百般毀罵、甚是無禮、章邨聞說大怒曰
我爲秦將、威振六國、何人不懼、今位居王爵、鎮守三秦、遇

一勝夫、反乃閉門、甘受其辱耶、遂令左右快整點人馬出
城、我與勝夫決一勝負、季良衆將諫曰、不可、此乃韓信激
大王之怒、意欲智賺出城、恐中奸計、且從容待軍士休息
數日、出戰不遲、章邨怒氣不息、又聽城下一連砲聲不絕、
軍人又來報說韓信人馬、或坐于地上、或臥于城下、裸身
赤體、百般辱罵、章邨聽說、同衆將上城樓觀看、果見漢軍
在城下辱罵、如入無人之境、邨卽與衆將附耳曰、韓信因
見昨日得勝、遂自驕惰、就如項梁之在定陶也、季良曰
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今日營伍欠整、士卒怠惰、此兵法
所忌、若大王以破楚之法、施于今日、甚爲允當、孫安曰、恐

示、人、以、意、兵、法、之、常、耶、何、思、甚、
 韓信有詐或故令軍士怠惰使大王無備也。邯曰：昨日因我貪戰，偶中奸計，非信之能也。觀今日營陣隊伍，已見韓信之才矣。又何疑焉？遂同眾將下城，分付今晚預備劫營。季良、季恒領兵三千出南門，冲漢右哨。我領一萬兵出西門，劫漢中寨。章平因帶傷不能出敵，把守廢邱。各分派已定。却說韓信料章邯必乘驕劫營，傳下將令，遂着樊噲、柴武領兵三千阻楚兵北路。着夏侯周勃領兵三千阻楚兵南路。將大營人馬俱退後三十里下營。韓信守住後哨，却令辛奇、靳歙領精兵五千埋伏于大營之左，盧縮、灌英領兵五千埋伏于大營之右。待章邯人馬回動，二路人馬殺

出，必獲全勝。分調已畢，天色已晚。章邯人馬等到二更，將盡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金鼓不鳴，各銜枚而出，殺奔漢營來。季良等出北門，呂馬通等出南門，章邯等出西門。三路人馬風擁而來。章邯殺到大營，見是空營，已知中計，急傳令着二軍快回。言未畢，只聽火炮振天，兩路漢兵殺出，箭如飛蝗，殺得楚兵七斷八截，各自逃生。章邯幸得左右眾健將幫定，迺走。正行之間，早一箭射來，正中章邯右肩，幾乎落馬。左右扶住，死戰得出。季良出北門，被樊噲、柴武三千人馬忽然突出，夜晚不及交戰，楚兵大敗。二將敗走，樊噲等大殺楚軍，未得將令，不敢追襲。呂馬通、孫安出南門

行至中途、孫安馬上與呂馬通曰、韓信今日令三軍辱罵、其中有詐、據今我等劫營、恐難取勝、不如且將人馬在此屯住、密差精細軍校、急急兩路打聽、果是漢兵無備、我等前進必然取勝、若中奸計、如之奈何、我且與公在此等候、若楚兵不勝、却遠出廢邱大路、為楚兵救應、彼此俱得保全、以為長策、公意以為何如、呂馬通曰、倘一時不如所料、霸王問我等抗違軍令之罪、那時如何分辨、孫安曰、不然、為將之道、運籌決策、須要知彼知此、我料韓信用兵、豈可比定陶之兵、亦、是、倘、將、才、即我意已決、決不可前進、于是呂馬通孫安接兵不動、急差軍校探聽、去不多時、只見數個軍飛馬而

來、曰、漢兵有備、楚兵中計、已大敗矣、將軍快調轉人馬、大路上救援、呂馬通孫安聞說、即調轉人馬、往大路上殺來、正遇漢兵追殺章邯、正在危急之際、却是呂馬通孫安三千精兵殺來救應、火把照如白日、放過章邯兵、揮動人馬、慮得慮失、正是用兵妙處、若一味莽撞、便將前功盡棄、至接住漢兵、且戰且走、韓信見有救應、傳令漢兵且住、未可追襲、張倉策馬近前曰、章邯勢窮力極、正好擒拏、元帥如何勒兵不追、信曰、窮寇莫追、兵家所忌、又况夜晚、地利不便、倘楚兵或有埋伏、反難回轉、不可不慮也、韓信即鳴金屯住人馬、令諸將各調本部、伺候攻城、未知廢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漢演義評
卷四
三
總評

韓信知章邯之性故激之使怒邯之敗敗于怒也不然豈真不知兵者

淪廢邱三秦悉定

且說當夜章邯急奔入廢邱因肩中箭疼痛不止令醫人敷上藥用白絹縛了臥病不起傳令三軍各用心守把四門又星夜差人各郡縣調兵防護不題次日韓信催動人馬把廢邱四門圍了傳令諸將照隊伍各安下營寨預備攻城之具晝夜攻打這廢邱乃周舊固城也週圍都是高山山麓之下通白水大江城池堅固墻垣宏濶攻打甚

難叔孫通張倉等入中軍與信計議曰廢邱一時攻打不下各郡縣漸次調兵防守儻董翳司馬欣再遣兵來協助城愈難破矣請元帥思之信曰吾在此籌度已定諸君所見甚有理料一二日便見攻打廢邱之計且未可與諸君明言也叔孫通等退帳後當晚韓信同曹參帶領數健卒來到廢邱城後高處密指與曹參曰此城下水自西北而來神鬼沒環城東南而去其流甚急汝可帶領一千人各具囊沙壅住水口使不得順流而下其水決倒轉衝入廢邱不一時廢邱入魚腹矣曹參得令是夜領一千人陸續暗暗到廢邱城外東南河口邊以囊沙壅住水口况八月之時秋

水正泛漲，一壅住水口，那水不得順流，直衝入廢邱城來。四邊墻垣俱是山石壘就，遇水一冲便倒。四邊水聲如萬馬奔騰，勢如山倒。韓信人馬連夜傳令，暗移在西北高阜處扎營。章邯正打聽韓信移營消息，忽四邊水勢洶湧而來，無法攔阻。邯大驚，急同季良、季恒、呂馬通、孫安一千衆將，帶領家小從北門水淺處各乘馬冲殺出，徑奔桃林大路逃難。韓信引大軍追趕，見水勢漸近，恐湮没人馬，傳令且扎住營，一邊分付曹參放開河口，疏通水道。半日之間，水勢俱下入城，安撫百姓畢，奉迎漢王車駕入廢邱。鄰近郡縣望風歸降，王甚喜。後胡曾有詩曰：

此水雖非禹鑿開，廢邱山下重縈迴。莫言只解東流去，曾使章邯自殺來。

却說章邯夜走桃林，漢王入廢邱，安撫百姓，各郡縣歸附。雍地悉定，有中秦董翳司馬欣兩家得雍王飛報，各要起兵救援。不一二日，又有人來報韓信用水攻已破廢邱。雍王夜走桃林，各郡縣已歸漢矣。早晚來攻中秦翟王董翳，聞報與謀臣李芝計議曰：韓信初破廢邱，兵勢大振，况櫟陽人馬不多，恐難爲敵。須會合楚王二處，同力禦漢。再遣人奏項王，早發兵救應。庶保守中秦言未畢，有人來報大勢漢兵捲地而來，所過郡縣望風歸附，已到劉家鎮，離櫟

陽止百里遠請大王急出迎敵董翳遣大將耿昌副將吳倫領兵一萬出城五十里下寨以防漢兵自領兵一萬離城二十里下寨見塵土起處漢兵到來耿昌吳倫二將領兵出馬遙望漢陣上門旗開處韓信躍馬近前高叫二將早早受降免爾立見誅戮二將大怒各舉兵器徑奔韓信殺來韓信背後早有兩員大將各挺兵刃縱馬出陣旗上大書一個是舞陽侯樊噲一個是絳侯周勃二將出馬與耿昌吳倫對敵戰不二十回合樊噲賣個破綻讓耿昌一刀砍將入來被樊噲手起一戟刺耿昌于馬下吳倫見刺了耿昌無心戀戰放馬逃回韓信揮動三軍將楚兵大殺

一陣徑趨櫟陽城正遇翟王董翳韓信出馬當先答話董翳曰雍王誤中奸計廢邱失守以此小人得志遂爾猖獗若我救兵應援汝已受擒多日矣信喝曰汝不過章邯一僕吏耳邯已誅戮汝何人乃敢鼓唇舌耶翳大怒縱馬挺鎗直取韓信韓信揮戟來迎二將戰未數合樊噲周勃二馬急出舉兵器夾攻董翳抵敵不過望後陣便走早有漢將辛奇灌嬰預受韓信密計各領精兵三千遶櫟陽東小路從後殺來董翳見西邊人馬圍住鼓聲振地匹馬殺出纔近城下後邊喊聲大振又圍遶上來重重疊疊都是漢兵無計得脫韓信傳令軍士大叫董翳快降饒汝一死董

翳下馬，擗鎧，高聲呼曰：「勢窮力迫，情愿投降，眾軍士近前。」將董翳拏了四邊人馬，各捲隊伍。韓信回到中軍，坐定，軍士押董翳到帳下。韓信急出帳，以手拖翳上帳，命左右設坐。董翳拜伏在地，曰：「亡國之俘，受擒麾下，得賜收錄，已為再生，豈敢與元帥行賓主之禮耶？」信曰：「賢公乃秦名將，受封為王，今不棄歸漢，三軍免鋒鏑之傷，百姓領安康之福，得事明君，不失舊爵，同為漢臣，何分彼此？」翳見韓信如此厚德，遂入帳就席而坐。信曰：「賢公既為漢臣，有一言奉告：見今塞王司馬欣建都高奴，聞漢兵臨境，定領兵出迎，恐人動眾，非兵之善者也。意欲煩賢公修書一封，轉達塞王。」

早來納款歸降，漢王仍照舊封爵，以共扶王室，豈不美哉？」翳曰：「請元帥大軍進城，安撫百姓，某即修書，差謀士李芝前赴高奴，說塞王歸漢，未知尊意以為何如？」信曰：「大兵正要進城，隨傳下將令，着後隊人馬近城驻扎，其餘盡數進城。」董翳策馬到城下方，欲叫門，只見城上已豎起降旗。城門大開，兩邊百姓俱設香案迎接。漢兵韓信分付三軍，不許搔擾百姓。四門張掛告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即令董翳修書，差李芝前赴高奴，說司馬欣歸漢。一日到高奴，離城三十里外，司馬欣安下營寨，以防漢兵。李芝到城下，即傳報進城。塞王殿下着李芝進見，李芝將翟王書持上。塞

王折書書曰

翟王董翳再拜塞王麾下秦惟無道諸侯離散楚兵西來勢不可敵此時從雍王之命率兵歸降實出不得已也若以前就知此幾語連陣也多對了方今漢王寬仁大度天下屬心初約入關即當為王後楚背盟左遷南鄭天命靡常惟歸有德起兵東征所向無敵韓信用兵彷彿孫吳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智取散關水滄廢邱席捲而來勢如破竹某順天意昨已投降蒙款以賓禮不失王爵恐王孤立終難自保唇齒之邦互相寒暖同舟共濟患難為命故差幕賓李芝馳書上聞惟王鑒納不宣

塞王看罷書大怒曰未曾與勝夫交兵便束手歸漢豈大丈夫之所為耶遂將書扯碎喝令左右將李芝叉出芝歎曰大王兵不滿數萬將佐不過數人二秦已破高奴孤立項王遠駐彭城隣邦為敵國大王智不及韓信勇不及樊噲一敗之後有家難入有國難投那時追想翟王之言則亦晚矣大王幸思之塞王拔劍益怒曰汝量我無智勇我今出陣務生擒樊噲立誅勝夫汝當受我一劍芝曰大王如與漢兵對敵莫說擒樊噲殺韓信若是冲他一陣得他一卒那時大王就將臣殺之以正欺誑之罪臣不怨悔也塞王便呼左右將李芝監候即傳令點圍軍馬先差副將

劉林王守道領兵一萬爲先鋒，次後司馬欣領兵四萬出高奴，投櫟陽來，不遠下寨。早有跟隨李芝軍士聞塞王扯破來書，將李芝監候，星夜回櫟陽，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董翳亦怒，徑來中軍說與韓信，信歎曰：「量此無智匹夫，如砧上肉耳。吾當擒之。」言未畢，有探馬來報：「司馬欣離櫟陽五十里下寨，只見樊噲聽得董翳傳說，司馬欣要生擒樊噲，噲咬牙切齒，急到信前稟說：『噲情願與司馬欣決個勝負。』」好機噲要拏來見元帥，以雪其恨。信曰：「將軍如要去，我有密計，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取勝。」樊噲得令，當晚來董翳營計議曰：「暗想司馬欣甚是無禮，將賢公書扯破，又將李芝監候。」

好候若不定計擒來以塞其口，反惹他耻笑。董翳曰：「將軍有何見教？」噲曰：「若要捉司馬欣，須要將賢公的親人綁縛了，我同心腹百人，今晚去欣寨投降，彼必收錄。明早公可來營索討，彼必出營答話。我等隨後一發齊上，決然捉欣，彼三軍無主自亂，而高奴亦可破矣。」翳曰：「吾有長子董式，極其驍勇，公可縛去，假作投降，彼方準信。若其餘者，恐彼不信也。」噲大喜，卽時選健卒一百名，同柴武雜在衆軍卒中，變其尋常服色，徑從櫟陽僻路來，離五十里，早到欣寨，伏路小校審問來歷，傳報司馬欣欣曰：「着進來。」噲進營見欣畢，便說我等原是楚兵，隨翟王鎮守櫟陽，不想翟王歸降。」

了韓信可馬欣我等終日思想故土幾時得回楚地昨日差他長子出城探聽大王消息我等衆人灌得他大醉捉來投獻大王司馬欣看是董式大罵曰汝父與我同受霸王封爵却如何背叛歸漢且押去與李芝一處監候待捉了董翳一齊解赴彭城今晚且收在營明日發落衆人拜了出外伺候次日早董翳領人馬來擡旗吶喊請塞王荅話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是翟王且不敢攔阻傳報與司馬欣欣全粧慣帶一馬當先與董翳相見翳大罵曰汝不知天道不曉存亡想項羽殺了子嬰坑了降卒正是我等讐人我今背楚歸漢深合天道我有書曉諭汝知汝却扯碎我書

監候謀士昨晚又捉我長子前日敢說生擒樊噲立殺韓信汝若敢與樊噲對敵一合我卽當下馬受縛那司馬欣聽了這話便大叫曰汝便着樊噲來我與他對敵一言未畢只見樊噲轉上來一把揪住拖于馬下便叫曰我便是舞陽侯樊噲也那一百軍卒同柴武各執兵器高叫曰汝等衆軍卒若早降漢免汝一死衆軍卒齊聲曰情願降漢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不是勢頭急率三軍來救有樊噲柴武同董翳各執兵刃來戰二將二將見捉了司馬欣無心戀戰只要逃走却被三將戰住不肯放無路回轉鎗法早錯亂不定樊噲便刺下劉林柴武便捉了王守道三軍

西漢演義評 卷四
三十一
倒戈卸甲情願歸降衆軍卒押司馬欣等赴中軍報功一
邊放了董式韓信便喚軍士押過司馬欣來信曰楚王乃
秦之讐人漢王曾有大恩於秦汝曾爲秦將正當爲秦而
歸漢此乃順天者昌也昨翟王有書轉達乃敢口出狂言
畧無忌憚今被擒來有何理說司馬欣低頭不語董翳樊
噲等衆將勸曰塞王誤受楚封實非得已今到麾下願元
帥寬恕仍望奏過漢王照封王爵料彼傾心事漢決無二
心也信着武士放起司馬欣來欣向韓信行禮畢與衆將
相見信差人傳報與漢王說櫟陽高奴二處悉定請車駕
安撫三秦復取關中一面傳將令三軍進高奴城張掛榜

文曉諭百姓放了李芝有探馬來報漢王車駕離廢丘過
櫟陽安民三日前來高奴與元帥約會復取咸陽未知何
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韓信收二王仁義禮智無不畢備不特勇也

韓信用計取咸陽

却說漢王離櫟陽至高奴與韓信約會王謝曰前日蕭何
素薦將軍寡人用之果建大功非將軍廟謨神算何以至
此信曰此非信之能乃王威武所及三秦束手而降也王
曰今將軍已破三秦矣咸陽指日可得但不知何日起兵

淮陰終守此三句必無未央之患

信曰咸陽不難取所患章邯雖逃于桃林離廢邱不遠倘乘漢兵過關中復舉兵而西仍取廢邱據險以阻漢之糧道不亦深爲後患乎王曰爲之奈何信曰王且同衆將暫住高奴臣親領一旅之師前赴桃林立誅章邯則除後患矣王大喜信次日領兵一萬帶樊噲周勃柴武辛奇四將征赴桃林且說章邯箭瘡方平復正欲差人催楚救兵復取廢邱聞人來報韓信人馬離桃林不遠邯曰前日漢中勝夫奸詐今不知止又來追逼爾衆將齊心用力務要與勝夫決個雌雄孫安之言恒得事孫安曰以臣長策只再深溝高壘待楚救兵來此時不可與彼出戰恐復中奸計邯曰楚王已報去

許久不見救兵到來倘圍困日久兵窮糧盡愈難支矣我兵利在速戰不可怠緩遂不聽孫安之言隨即分付呂馬通季良季恒孫安點兵五千隨章邯殺出桃林城來只見韓信兵至桃林門旗開處韓信出馬高呼曰章邯早降免汝一死邯怒曰勝夫敢與我決一死戰耶韓信方欲迎敵只見陣後早有樊噲周勃二將各挺兵器來戰章邯章邯陣後呂馬通等四將齊出截戰兩邊金鼓齊鳴喊聲振天戰未數十回合韓信見邯後軍漸漸轉動呂馬通等各抵敵不住却揮動漢兵急令辛奇柴武二將徑往陣後冲殺過去邯兵勢弱正欲逃走怎當這生力軍冲殺過來邯兵

西漢書
大敗欲奔桃林已被辛奇柴武據在後路韓信又着樊噲周勃追殺耶兵兩處不能救應章邯見四邊無路都是漢兵圍困止呂馬通等十數人相隨又兼箭瘡癩裂疼痛不止恐被韓信捉在有辱威名遂拔劍自刎季良季恒遂死于亂軍之中呂馬通孫安見章邯已死急趨降旗下情愿納降韓信鳴金收軍着呂馬通孫安近前以言撫之曰汝二人可謂知天命矣使章邯早來順附豈有今日安曰章將軍恃勇敢若聽其二人之諫亦豈有今日耶信曰桃林城見有多少人馬將佐還有幾人呂馬通曰城中人馬不上五百再無將佐其餘皆是百姓韓信遂傳令進城信

人城安撫百姓畢次日三軍就起身回到高奴領降將呂馬通孫安朝見漢王王乃封前職隨軍聽用待有功之日再加封賞二將拜謝其餘降卒各分入隊伍大小將佐點視停當起兵前進咸陽大路來却說咸陽守將司馬移呂臣一向在咸陽住札累次申文飛報與項王說漢王用韓信為將下散關破三秦指日到咸陽乞發救兵接應不見救兵到來正在惶懼之際却聞探馬來報漢兵已過扶風離咸陽不遠司馬移與呂臣計議救兵未到我等入馬不多况三秦尚不能為敵量此咸陽豈能堅守近日城中百姓聽見漢王到來個個都有歸附之心如之奈何呂臣曰

再星夜差人討救兵料范亞父定有區處司馬移呂臣一
 邊點聞人馬上城防護不題却說韓信來到咸陽先差人
 打聽城中消息數日差人來報說咸陽司馬移呂臣計議
 只等救軍到來方出城對敵見今將咸陽城緊閉城上人
 馬防護甚嚴信聽說尋思咸陽城甚堅固一時攻打如何
 得破須用智取庶不延緩時日隨與呂馬通近帳下信曰
 汝來歸漢未建大功今差汝帶領原降楚兵就打原用旗
 號並所得項王發下各路防守批文汝帶在身邊假作救
 兵賺開城門我却遣兵一擁而入咸陽唾手而得也此便
 是將軍降漢一勳績也馬通曰元帥將令敢不從命但批

文印信雖真月日不同為之奈何信曰我隨軍亦有洗磨
 改寫之人就于文箱內檢出三秦原行批文命酈生帶來
 文士李曷此人極機巧妙計看了批文一遍就到一僻淨去處
 去不多時將批文呈上與韓信看日月俱改寫停當各條
 字眼洗補不差分毫儼然一新來批文也信看罷大喜遍
 與呂馬通收執就點聞原降楚兵並原來旗號又同孫安
 等共降兵五千從涇渭迤北僻路遶向東南而來直抵霸
 陵徑奔咸陽大路韓信却差樊噲周勃靳歙柴武領漢兵
 一萬隨呂馬通後哨徐徐而進待賺開咸陽乘機一擁而
 入城上豎起漢家旗幟衆將得令去訖韓信請漢王且暫

屯軍馬打聽咸陽消息。如漢兵已進城待飛馬報來車駕方可前進。且說呂馬通一千眾將帶領原降楚兵密從涇渭僻路。逶迤到咸陽迤東大路而來。到底城下報入城裏。司馬移呂臣聞楚有救兵至。急上城見楚兵旗號。便問楚兵有甚明文。可打上來驗看。呂馬通策馬近城下。將原文書打上城與司馬移呂臣看了。見是印信文書。隨令軍士開城放進楚兵來。呂馬通曰。人馬二起陸續進發。還有後哨便到那時。楚兵緩緩進城。將近日落。後哨人馬已到城下。塵土冲天。軍勢甚大。司馬移看見便傳令。且着後哨人馬屯在城外。明日進城。只見頭起人馬進動。勢不容已。後哨

到此時那裏攔阻得住

人馬乘勢一擁便入。那傳令軍士便道。後哨人馬且住。那後哨爲首數將將傳令軍士手起擲番五七人。眾軍士吶一聲喊。便殺起來。眾將徑奔城上。將司馬移呂臣拏住。一刀一個殺了。提頭曉示眾人。吾乃漢將樊噲。周勃。靳歙。柴武也。奉韓元帥將令。賺開城門。已將司馬移呂臣殺了。汝等若是歸附。免致誅戮。眾人齊聲曰。漢王先到咸陽。該作關中之主。不想霸王背約。封漢王往褒中去。我等終日思想漢王。今日到來。情愿歸降。樊噲等大喜。便豎起漢家赤幟。差人飛馬報知漢王。一邊安下營寨。一二日漢王人馬到來。咸陽百姓扶老携幼。出城三十里。簞食壺漿迎接漢

王跪伏在地曰自從陛下往褒中去終日思想不意今日復來咸陽我等萬民之福也漢王安撫畢進城兩邊百姓各家門首設香案迎接漢王至咸陽舊殿打掃潔淨陞殿坐定韓信領大小將佐朝見行禮畢一邊傳旨張掛榜文安撫百姓一邊擺設筵宴賞勞衆文武將士畢計議東征信曰咸陽雖破而關東有魏豹申陽二王未歸附倘項王率兵而來會合二王與漢兵爲敵恐三面受敵則難與爭鋒矣漢王曰如之奈何信曰必得一奇謀之士說楚且移兵伐齊臣却南破平陽魏豹東破洛陽申陽關東既定項王不難敵也王便問那個謀士去說二王只見中大夫陸

賈奏曰昔日陛下西伐秦臣於洛陽投見遂入褒中今三年未歸臣妻子俱在洛陽存亡未保臣欲歸省父母就用言說申陽歸漢然後至平陽說魏豹料二王必有所遇焉王甚喜隨取金十斤賞賈爲路費當日賈辭漢王先赴洛陽來進城卽到家父母妻子俱在拜罷父母與妻子相見問候起居父母曰多虧申王自從爾隨漢王西征終日差人供給米糧衣服一家得受溫飽皆王之恩也爾可朝見謝王供給之恩賈聞說甚喜隨整衣冠赴朝前來見申陽陽聞人報說陸賈回家陽曰陸大夫隨漢王西伐今經三年凡有謀議大事無人相語今幸回家可着人請來

言未畢，門官來報陸賈在府前伺候。陽曰：快請來。賈入朝，見申陽，陽笑容滿面，以手扶賈曰：自從大夫從漢王西行，久去未歸，家下每差人看管，終日望大夫回來，以慰所思。賈曰：臣奉命隨漢王西伐，不意漢王苦留臣隨行，臣見漢王乃長者，既有苦留之意，臣不得已，在懷中任居許久。昨破三秦至咸陽，臣告辭來見大王，家下父母妻子蒙大王供給厚恩，臣父母妻子得以存活，不然則饑餓凍餒死矣。大王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能報也。申陽又問漢王爲人何如。賈曰：漢王寬仁大度，撫愛將士，今拜韓信爲將，未一兩月以來，下散關破三秦，智取咸陽，隨到郡縣，望風而來歸。

真有道之君也。將來漢王決成大事，申陽曰：我亦聞漢王有德，久欲歸附，但楚之強大，不可輕犯，倘我歸漢，霸王知之，決不干罷。此位恐難保也。賈曰：漢王近日兵勢亦振，况兼韓信用兵如神，若兵過洛陽，亦當遠避，免彼攻擊也。陽曰：然。陸賈初欲說陽歸漢，因見陽相待甚厚，不忍下說詞。又見父母妻子得所，遂安心留戀於洛陽，無復歸漢矣。漢王在咸陽，等陸賈去，二處說申陽魏豹歸降，久未見回音，正憂悶間，有人來報司徒張子房出藍田，將至新豐，預先差人報入咸陽來。漢王聞張良將至，甚喜，隨差灌英曹參出郭迎迓。韓信聞知，亦差薛歐陳沛二將遠迎。漢王傳旨

置辦酒席與張良接風。王正在殿上等候，有人飛報入內。張司徒已到朝門之外矣。漢王下殿門，步行至承德門，遠見張良疾趨而來。王笑而言曰：先生久不相見，使我終日懸想，以手拏張良至殿上，張良拜伏在地曰：自別陛下以來，雖未日侍左右，而此心無日不在王前也。臣別陛下時，曾告入關中，幹三件大事，說項王遷都彭城，使六國叛楚，好子房尋一個興劉滅楚元帥。至咸陽與陛下相會，臣今三事皆已幹畢，敬來咸陽相見陛下。王大喜，扶良曰：三事皆蒙先生勞神，邦今得出褒中相會于此者，先生之功也。他日當勒名金石，萬代不磨矣。良朝王畢，又與諸文武將佐相見。

有韓信近前謝曰：蒙先生舉薦之力，漢王不次擢用，大遂所願，終身不敢忘盛德也。良曰：將軍累建奇功，威名大振，可謂不負所舉矣。只見殿上筵宴已設下，漢王召群臣陪坐，親與張良把盞，君臣宜暢一堂，笙簧齊奏，其日甚樂。各散。次日漢王與韓信、張良計議，魏豹申陽二處未歸附，陸賈去久亦未回，倘楚兵西來，向以應之。良曰：陸賈歸洛陽，乃父母之邦，留戀故土，豈肯說申陽歸漢？魏豹素有虛名，妄自尊大，仙人陸賈亦難下說詞也。二處須臣一行，必隨機應變，鼓動其心，務使二王歸漢。那時韓將軍方好東征。信曰：連日正想得先生妙策，方得二王歸附。若陸賈之行，不過

托此以為歸鄉之計也。王曰：但先生方來相會，不忍又勞遠行也。良曰：天下未定，豈容安居自得。飽食終日，耶？臣今辭陛下，就行。仍寫書表與楚，着專意伐齊，使無西來之意。此策高。出。于。諸。將。之。上。可。與。

淮陰定計 臣到平陽洛陽二處，料二王不勞，陛下張弓矢而下也。良辭漢王來說魏豹申陽不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看淮陰取咸陽勢如破竹，可見着數已定。

張良說魏豹降漢

張良一邊修書表遣人齎彭城，一邊帶領應該使用之人，密密投平陽洛陽二處，不題。却說霸王一日設朝，咸陽累次差人求救，續後又聞咸陽已破，現今漢王建都關中，各郡縣望風歸附，地方五千餘里，皆屬漢王。不日東來，深為未便。霸王大怒曰：量此勝夫有何識見，取我三秦，襲我咸陽，使劉邦得以大肆猖獗也。就點三軍，刻日啟行西征。若不擒劉邦，誅韓信，誓不旋師也。范增曰：臣昔日曾屢薦韓信，此人若留用，湏當任以大將之職。若不用，當殺之，以除後患。陛下不聽。臣言使彼歸漢，今却動陛下聖怒也。霸王曰：章邯老革，原無才能，司馬欣董翳皆鼠輩，咸陽亦無大將把守，以致中韓信奸計，雖失此數處，皆不足為憂。若我大兵一臨，管交劉邦韓信為齏粉矣。言未畢，朝門外有人

來報韓國張良遣人齎齊國書并張良表文上見王曰召
進來其人將張良密表并書呈上王先拆表曰

韓國司徒臣張良頓首上言西楚霸王皇帝陛下臣良
蒙陛下不殺之恩遣歸本國得以營塋故王優游歲月
入山採芝臨溪觀木訪蓬萊于仙洞求真丹于方外仕
途趨起無復前進然雖遠處林泉而此心未嘗一日忘
陛下盛德也近聞漢王欲召臣從事臣力辭以疾且無
心于登涉久矣豈獨一召不往雖百召亦無往從之理
又有齊梁二國亦來召臣臣亦堅志力辭齊梁已知臣
無心于功名矣不復來召其後有檄書傳至韓國語言

狂妄意有圖天下之心臣蒙陛下聖恩既知隣國作亂

此說恐欺不得人只如欺與羽無謀人耳然不料范增

安敢隱忍而不明言即臣料漢王見識欲得關中如約

之阻者意當暗范增亦必欲先除齊則破之患故也

即止無復有東來之意若齊梁二國傳檄各國志在不
小深為陛下後患請即發兵屬意齊梁制服其心使無
復恣肆則大事定矣如或漢有他志乃轉兵而西一鼓
可擒也臣鄙見如此惟陛下察焉臣良不勝戰慄恐懼
之至

霸王看罷表文復又拆開齊梁檄書曰

齊王田榮梁王陳勝書拜諸王麾下嘗聞天位以有德
而居至德以大公而盡無德不足以居天位也非公不

足盡至德也。項籍劉邦受懷王之約，先入關者王之。天下所共聞也。及劉邦兵不血刃而取關中，必如懷王之約。則劉邦常為秦王矣。籍乃背約而左遷諸侯，大肆不道。陰弑義帝，既為無德，又非大公。桀紂之流，亡秦之續，非獨有國者當奉行天討以誅此僭亂凡庶民百姓，亦當告諸天地，人人可得而誅也。今專人敬齊檄文，早賜發兵，會合諸侯共誅項籍無道，明正其罪，以讓有德天下萬民之幸也。檄書到日，早為施行，不宣。

霸王看罷檄文，以手拍書案，大罵曰：齊梁二國匹夫，敢如此無禮！我先滅齊梁，後伐韓信，即發付差人回張良書，訖。

范增曰：陛下息怒。此是張良恐楚兵西征，故將此書以激。

君○臣○如○此○可○稱○二○心○

聖怒使陛下無意西行，漢王得以從容行事也。然雖是計，但齊兵勢大力強，不可不先伐以除剝床之患。將計就計，當從張良之議，而漢之為患實是心腹之疾，尤不可緩。當傳旨二魏嚴加防守，以阻漢兵。待陛下伐齊梁之後，即旋師西行伐漢，勿誤也。霸王曰：然。即發兵伐齊梁，遂不西征。果中張良之計矣。却說張良離咸陽到平陽入的城來看，平陽景致山川秀麗，風土淳厚，古為晉陽，今屬西魏。人物繁盛，地利險阻。到魏王大門外，令左右報入內，說韓國張良來見。左右入內報與西魏王，魏豹曰：張良為何來見？傍

有大夫周叔曰張良乃說客也。雖蘇秦張儀皆所不及。此來必是為漢王作說客耳。大王當斟酌之。豹曰：如彼下說詞，吾有寶劍，正欲誅此狂士。叔曰：張良名在六國，天下所知也。雖霸王亦不加誅。大王但當以禮相與，不可輕聽其言可也。豹分付左右，請張良入內相見。張良入內，與魏豹行禮畢，豹曰：聞公在漢王麾下，今來有何見教？良曰：臣因漢王過韓國，借臣伐秦，前已辭歸韓國。昨聞東征入咸陽，差人累次召臣，臣已無心功名久矣。但念漢王乃長者，昔嘗受知遇之恩，今特來一見，即辭回本國。適過西魏，聞大王乃有德之君，威名重于六國，一路無一人不稱頌其德。

臣平日仰慕大王，尚欲請見。今既親到魏國，豈可不願求一見以慰渴仰之懷耶？豹聞良語甚喜，延之客席，飲酒間，豹問良曰：方今六國縱橫，楚漢交兵，以先生識見，何國當興，何國當亡？必有廢興存亡之數。先生深曉世務，平日定有高見。良曰：若論天下之勢，漢業當興，楚終滅亡。觀漢王昔神母夜號，已有徵瑞。即今捲席三秦，智取咸陽，四方郡縣響應，不兩月得地方五千餘里，天下歸心，諸侯仰德。良雖韓國人，聞漢王到咸陽，不遠千里而來，以求一見，昨各路諸侯俱上表歸降。如齊燕大國亦皆納貢。晝夜觀天象，知漢王將來決為天下主也。據楚今日雖強，大諸侯不得

已歸之若一旦。楚王挫動銳氣，六國必相離叛。楚豈能久耶？燕齊深知天命，善達時務，所以屬意于漢，以圖富貴。久遠真為有見。齊燕號稱大國，尚且如此，況其餘諸侯乎？良見人心如此，順應所以知漢業當興，不待推論，爾可知也。豹聞張良之言，急起身執一盃酒奉良，曰：據先生之言，漢王決得天下，我亦嘗思今日雖封為王，但孤立于此，恐難久遠。適聞先生之言，感動我平日憂慮之懷，今亦欲屬心于漢，不識先生肯薦引之乎？良曰：某深慕大王之賢，入其國，即來請見。倘王有心歸漢，漢王極大度能容人。良如引進，漢王必患難相保，與大王共享富貴也。大王亦免平日

憂慮之懷矣。周叔在屏風後，聽張良說魏豹，又見魏豹已被張良說倒，急從屏風後轉身出來，近豹前曰：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倘霸王得知，必與兵與魏為敵。大王將何以應之乎？此遠有所慕，而近有所遺也。此○笑○大○有○益○良大笑不止，叔曰：公何大笑？良曰：我笑大夫不知強弱，不曉時務，不能真知霸王為人，所以大笑也。叔曰：何為強弱？良曰：秦將章邯昨封為雍王，鎮守西秦，帶甲二十餘萬，較之西魏，孰為強弱？韓信一出，水滄廢邱，章邯自殺，勢如破竹，不必如霸王久戰之勞也。觀大夫之見，可謂不知強弱矣。叔曰：何謂不曉時勢？良曰：天下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勢。方今時尚未定，勢

亦未定。霸王恃已強暴，未曉天命。雖圖天下，而未得其時也。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雖霸諸侯，而失人心，未得其勢也。漢王隆準龍顏，行動時有瑞雲現于其上，芒碭斬蛇，神母夜號，天命有歸。百代真命，入關之初，兵不血刃，知人任使，人心歸附，得天下之時。審天下之勢，惟漢為能也。大夫不欲大王歸漢，所以不曉時勢也。叔曰：「如何不能知霸王為人？」良曰：「霸王記人小過，忘人大恩，如齊燕無過，封王未久，一旦舉兵伐之，使二國再無寧日。觀此若二魏亦難自保，不早為之計，大王孤立于此，倘霸王破齊燕而轉兵于魏，而之自然大王能禦之乎？大夫不知霸王為人，於此可見矣。」周叔被

張良說得無言可答。魏豹叱之曰：「張先生之言，深合吾意。急寫降表，預備進貢。」同子房公入關中，降漢，倘霸王如來伐魏，吾即與漢合兵一處，同力伐楚，此不易之長策也。良曰：「如大王之言，誠萬世之計。他日富貴永遠，幸無忘今日之鄙見也。」王分付降表，并進貢，俱收拾停當。次日周叔同張良赴咸陽來見漢王。後史官讚張良為說詞，有詩曰：

口若懸河倒百川，風雲樞變話中傳。平陽帶甲連千里，不及先生數句言。

張良同周叔齋表文進貢，一日到咸陽，投見漢王。張良備道：「魏王屬意於漢，命大夫周叔齋降表進貢，同臣來見王。」

王大喜周叔呈上表文表曰

西魏王豹稽首頓首上言派流支遠而終歸巨海羣燕
飛鳴而必棲椽棟魏處西隅未沾王化仰聞漢德日升
川至制服三秦而章邯授首仁昭百粵而齊楚畏威天
下歸心諸侯順附豹等願從王命任爲驅使土地人民
皆屬統理惟王鑒納臣豹不勝佩服感戴之至

王覽表甚喜周叔又將進貢名馬白壁設于王前王命收
訖仍管待周叔甚厚叔見漢王與臣下相待如賓客飲食
帷帳皆如漢王叔益喜籍絡英唯此漢于長技自思漢王真長者張良之言誠不
誣也次日叔辭漢王還國王以手書回答付周叔仍賞賚

其優周叔回見魏豹備道漢王盛德豹大喜周叔將漢王
手書呈上豹拆書捧讀書曰

漢王手書拜付西魏王足下邦聞王之名久矣乃周畢
公之裔世爲賢王德被魏土謏爲楚屬人知其非幸蒙
不棄與漢結好協力贊襄以成王業凡有謀猷相賴輔
翼疆宇弘開咸歸一統懋著元功魏基布展帶礪山河
共享富貴如有艱險誓與爲助王其鑒之

豹讀罷手書命左右收於書笥自此魏豹背楚已歸漢矣
却說張良已說魏豹歸漢復辭王往洛陽說申陽帶領樊
噲灌嬰并人馬三千臨行時附耳分付汝等照依如此如

此不可有誤。一將領命先往洛陽去訖，且說申陽自得陸賈回洛陽，終日與賈議論國事。一日正相議間，忽有人報曰：「有漢張良在門外欲參謁大王。」申陽與陸賈曰：「張良此來何為？」賈曰：「張良此來必為漢王作說客來。」說大王歸漢。若大王果有心歸漢，當從其說。若專意西楚，即將張良捉赴項王處獻功。范增深惡張良，而必喜大王實必向楚。早時在項王前稱讚大王，此所謂害一人而成大謀也。申陽曰：「我既受楚封，豈有歸漢之理？」賈曰：「大王若專意在楚，臣且迴避。王可與張良相見，不待良開口，便著武士捉住。星夜差人押解彭城。」申陽曰：「此計甚妙。」便著門吏喚張良進。

見張良尋思申陽商議許多時，方召我入見，定是陸賈定計害我，豈知我已有成筭矣。遂徐步入見申陽，只見申陽伏劍坐於殿上，大呼曰：「張良此來，必欲為漢作說客耳。昨楚王有詔，旨各國凡遇張良，即時擒捉解赴彭城。今不意却來我國，正合詔意，便呼武士將張良捉了。左右不容張良開口，就綁縛于殿下。張良任他擒拏，更無一言回答，暗自冷歎。申陽就令部將郭糜帶領一百軍卒押張良前赴彭城來見霸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賞陸賈黃金十斤，可惜可惜。

調陸賈智賺申陽

且說申陽拏了張良，命部將郭縻押解去見霸王。陸賈復進言曰：郭縻去見霸王，恐不能應答，臣須隨行，就打聽霸王伐齊梁二國消息，亦與范增通好，以安其心。申陽預備禮物，并陸賈路費之資，打點停當，分付陸賈疾去。早回，賈拜辭申陽，從洛陽大路進發。却說郭縻押張良行，未五十里，遠忽聽一聲鑼響，大林中閃出一員大將，當頭高呼曰：來者是何處軍卒，押解甚人過此？快留下金馬，方放爾過去。郭縻曰：吾乃洛陽大將郭縻也，領洛陽王之命，押囚犯赴彭城見楚王去。汝有耳目，必知楚國之強，我申王之勇。

急早放過去，免爾一死。其人馬上大怒曰：汝以楚王為強，申陽為勇，自我視之，如嬰童耳。舉手中方天戟，直取郭縻。郭縻戰不數合，被其人一戟刺郭縻于馬下。眾軍卒撇了張良，落荒便走。其人領人馬追趕，行不過一二里，正遇陸賈帶領數從人，自洛陽大路而來。其人見了，認得是陸賈，便叫眾軍士快綁縛了眾軍一齊上將。陸賈拏了此人，不是別人，乃漢將樊噲是也。隨同到大林中，眾人已將張良釋放。張良在樹下坐定，拏陸賈近前，良責之曰：汝從漢王，褒中三年相待甚厚，今却勸申陽害我，是何背德如此耶？賈曰：我之從漢王，其事與先生同也。先生不忘于韓，猶賈

之不忘于魏也。賈無二心，先生豈有二志？先生始終爲韓報讎，賈亦始終爲魏，以盡此心耳。先生何責于賈，而視爲背德薄行者耶？良曰：汝雖巧說，豈不知漢王爲長者，當勸申陽歸漢可也。何乃專意事楚，反與漢爲敵耶？賈曰：某亦兩請以爲事漢乎？事楚乎？申王曰：吾受楚封，當專意事楚。某遂計擒先生以獻于楚。是申王之爲楚臣也。樊噲大叫曰：陸賈擒先生以獻楚，見申陽之忠也。吾今擒陸賈以獻漢，亦見我之忠也。又何辨說之有？遂將陸賈綁縛前驅，徑奔西行。只見原押張良軍健一百名，殺死者止十數名，其餘俱逃回。報與申陽曰：郭縻押解離洛陽未及五六十里，

遠被一夥強人攔住，索要金馬之類。郭縻不與，遂與交戰，不數回合，被強人將郭縻刺死。張良捨去我等逃回，又被強人追趕，未及二三里，遠正遇見陸大夫，亦被強人捉去，不知存亡。我等徑自逃回，申陽看了這話，大怒曰：那裡有此等強人，敢如此無禮！就整點一千人馬，出洛陽城往前追趕。到大林中探看，不見一人。問近村居民，盡說早聞有些、人、馬、各、四、散、不、知、所、往。申陽猶豫不決，左右曰：大王只照大路趕去，料亦不遠。申陽急催人馬，方欲從大路來趕，只見有三五個客人，各背行李，正從大路來。申陽着人詢問，衆客人道：我等從前路來，並不見有軍馬。申陽尋思此

正是強人搶奪了陸賈盤費，從小路去了。隨調轉人馬，往小路追趕，路徑盤旋，溪澗曲折，行不上三五里，天色已晚。申陽又惟恐強人害了陸賈性命，又見路徑難行，心內正焦躁間，急聽坡邊一聲砲響，火把齊舉，樊噲一馬當先，手起一戟，刺來，便按住手，大喝曰：我看陸賈之面，饒汝一死。那申陽惶惶之際，急難措手。若非張良分付樊噲，申陽已死下矣。申陽勒回馬便走，夜晚不防土坡邊轉出數人，將絆馬索齊舉，把申陽馬絆倒，衆軍卒將申陽捉了。樊噲見夜深急鳴金收軍，扎在營寨，綁縛申陽來見張良。張良秉燭坐帳上，見衆軍卒押申陽來，急下帳親解其縛，扶于坐。

上拜伏在地曰：良奉漢王之命，請大王合兵伐楚，爲天下除此強暴，不意大王不從，欲捉張良解楚，此皆張良預先筭定這條計策。先調陸賈後賺大王，方纔樊噲無狀欲害大王，多得陸大夫再三爲大王哀告，因此不敢下手。良觀漢王有德長者，與項王大不同，王當歸附富貴，可保國祚。綿遠請大王熟思之。陸賈從帳後急出勸曰：大王當從張陸賈至此不得不動司徒之言，可屬意于漢，以保富貴久遠也。况今洛陽城已被灌嬰賺入矣。今日樊將軍欲襲害大王，臣再三哀告，得以保全，乃有今日。觀漢王有如此豪傑，大王不可違也。申陽曰：事既到此，勢不容已，卽請張先生同到洛陽城安置。

眷屬停當，就同陸賈往見漢王。未知張先生之意，以為何如。良曰：就同大王進城，亦何害。隨調轉人馬回洛陽城，到得城下，只見城上皆漢赤幟，軍士嚴整，四門緊閉。灌嬰立於城頭上，大呼曰：某奉張軍師將令，昨晚已進城安撫百姓。着軍士把守府門，不許有人出入。申陽看罷，目瞪口呆，呆罔知所措。暗思：張良真神人也。張良近前着開門，只見放開西門。張良焚噲同申陽、陸賈、眾軍士徐徐進城。兩邊百姓安堵如故，雞犬不驚。申陽歎曰：漢王善能用人，觀此便知軍法矣。隨張良焚噲入內。灌嬰曰：二公未可入內，恐人心或有變。某扎營在此，請大王軍師、樊將軍在營相會。申

陽復歎曰：漢家有如此人物，豈不足以王天下乎。遂折箭為誓曰：大丈夫一言既出，豈容更變。况張司徒、樊將軍亦非尋常人，漢兵俱把守四門，灌將軍扎營在此，洛陽已為漢有矣。又何多疑焉。言未畢，有人來報：又有枝漢兵到來，以為接應之兵，為首二員大將：周勃、柴武，統領精兵三千。見在城下扎營，欲來與軍師相見。良曰：請進來。二將進城，見張良行禮畢，與申陽、陸賈眾將俱相見。良便問二位將軍緣何勞兵馬遠來。二將曰：軍師離咸陽二日，元帥放心不下，復差某二人來接應。陸續有十數起探馬接應，馳驟終日，有消息傳報。某到潼關，已知軍師計取洛陽，一晝夜

傳報五六百里此正謂飛報軍情也申陽聞說驚訝不已遂請衆將入內設筵宴款待衆人次日張良衆將同申陽陸賈赴咸陽來一路探馬飛報往來不絕來到咸陽進了城只見門禁嚴肅軍伍齊整傳報入內漢王陞殿張良樊噲灌嬰周勃柴武見畢備將調陸賈賺申陽詳細說了一遍漢王大喜曰若非先生妙計如何一舉兩得也隨召申陽陸賈進見左右傳出不多時申陽朝見漢王王以言撫之曰賢王雄鎮一國威名日著久欲共成王業不得已使子房計請過咸陽一會幸賢王不棄不遠數百里而來甚慰鄙懷申陽曰大王盛德日隆天下仰望今日凡諸將威武

謀臣神策知天命有歸臣等敢不委心効力以圖補報萬

一也陸賈慙色拜伏在地漢王歎曰人各爲其主既到本

國安有復事他人理今日來見乃從洛陽王之命取吾必不過責也汝何負愧焉賈謝曰蒙陛下三年知遇之恩終日不能忘於懷但臣歸家父母有命遂戀戀不能捨以此失信臣該萬死也今乃不卽加誅過蒙撫恤愈彰陛下天地之量覆育之仁也王遂設宴款待申陽命陸信等諸將相陪盡醉方散申陽歸公館甚喜次日朝見漢王王命回洛陽照舊爲洛陽王陸賈仍留在韓信麾下聽用却說韓信與衆謀士計議今二魏已平連日王公欲思東征又念

太公久在豐沛不得迎養如何至此方念太公但無人密計搬取諸君有何良

策相與圖之有大將王陵曰陵昔年聚黨于南陽結識二

壯士其人乃的親兄弟一名周吉一名周利極驍勇人不

可及嘯聚二千精兵與陵為刎頸交此二壯士最豪氣不

願出仕惟圖山林快樂嘗令軍士開墾閑地無事耕種以

為常產有事則集聚操練以禦強敵但到處無不取勝不

擾鄉村不害百姓以此數年之間人強馬壯隣近郡縣居

民多有來歸附者近聞人馬增添有一二萬陵今情願約

二壯士帶領軍兵至沛縣搬取太公并家眷就着二壯士

防護送至中途元帥却差人馬接應晉交一路無事直抵

咸陽若今動軍馬搬取倘霸王知覺差人邀截難保無

事以陵愚見如此不知元帥以為何如信曰此論極妙若

將軍能幹此事就是出關第一功也韓信隨奏王陵備細

說搬取太公如此如此漢王大喜曰將軍如幹此一事庶

免我日夜思念也王陵遂拜辭漢王帶領一二從人當日

啓行未知如何取太公下回便見

總評

以洛陽陸賈一人而當漢家將佐不亦螳臂車輪乎

王陵迎太公入漢

却說王陵領漢王家書同從人打扮如商人模樣離咸陽

赴徐州沛縣來不題却說霸王正在彭城遣兵伐齊梁一
連接三五道飛報說西魏王魏豹洛陽王申陽俱領兵降
漢各路郡縣聚人馬歸附關東一路十分緊急霸王聞飛
報便與范增計議曰韓信自離褒中以來侵奪朕疆界七
于餘里深爲後患朕須親領大兵務擒韓信誅滅二魏卿
以爲何如增曰見今齊梁未下各諸侯離叛陛下如西征
則彭城恐難守也不如差人過沛縣將漢王家屬拘繫彭
城使各路嚴加關防待齊梁既定然後禦漢兵未遲也霸
王當差部將劉信帶領步卒一千前往沛縣拘繫漢王一
拘羊求屬是大增土用
家老小密從豐澤小路而來劉信領言前到沛縣傳旨分

付縣令拘喚弓兵胥吏人等即將漢王舊宅圍了盡將太
公等一百二十口家眷盡數檢拏點檢明白隨將一應家
財着縣令封鎖差人看守待奏過霸王再作區處信領一
千步軍押解太公等家眷赴彭城來從豐澤小路進發方
行有三十里遠只聽樹林中一聲砲響走出三員大將領
三千人馬攔住去路高叫快留下太公等家眷放爾過去
劉信挺身出馬曰我奉霸王之命捉拏太公汝是何人敢
中途攔住二人大怒各舉兵器殺來劉信舉刀交還戰不
數十合早被一將舉鎗刺劉信於馬下衆軍士撇了太公
家眷四散都走了三人急到檻車前取出太公衆家眷拜

伏在地曰：早是臣等急趨而來，若少遲半日，過我豐澤，決被楚兵拘赴彭城矣。幸得微臣星夜而來，救了大王。望乞恕罪。大公曰：多虧三位將軍搭救老拙性命，請問三位將軍大名。那為首大將？近前曰：臣姓王名陵，沛縣人也。這二位壯士乃南陽人，一名周吉，一名周利，是的親兄弟。臣奉漢王之命，約二位壯士前來搬取大王，不想從小路來，徑投沛縣天幸，正遇大王。但此處不可暫住，就當起身。眾人催^漢三軍防護太公，徑往咸陽進發。有劉信敗殘軍兵，星夜逃命，走回彭城來，見霸王備將豐西澤，遇見盜賊搶奪。劉那家小一百二十口，并殺死劉信，折損軍兵一節，細細

奏告了一遍。霸王聞說，大怒曰：隣封之地，豈有如此盜賊

必是漢王差來搶奪家小。想此去不遠，急喚鍾離昧、英布

領三千人馬，星夜與我趕上擒來。二將得令，點就人馬，急

來追趕太公。且說太公離了沛縣，往咸陽進發，人馬眾多，

不能急行。將至河南商城，只見塵土起處，有追兵到來。王

陵曰：我且防護太公先行。二位兄弟當在來軍。周吉、周利

曰：請兄先行，待我與後軍對敵。周吉等將人馬排開，專等

後軍到來。不多時，鍾離昧、英布早到。高呼曰：逆賊快留下

漢王家小，饒汝性命。周吉等出馬當先曰：我等奉漢王命，

搬取太公，與爾何干？緣何追趕？急早回去，免爾一死。英布

大怒舉斧來戰二將二將各舉鎗刀交還一往一來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鍾離昧陣後急鳴金英布撥馬跑回後陣二將亦收兵退後英布便問公何鳴金昧曰遠望後面有軍馬到來恐漢兵有埋伏况二將亦皆驍勇不若且回彭城奏霸王再為區畫倘後軍再加添反中奸計布曰既遠來追趕不見下落如何便回就有加添人馬有何懼哉復鼓譟索二將出馬二將曰汝乃敗將如何又出來戰布大怒曰我今與汝戰二百合方休二將就與布交戰殺氣彌空征雲四起正戰中間鍾離昧却催後軍蕩起征旗向前一冲二將人馬早自紛紛退後吉措手不及被布一斧

砍於馬下周利却見兄被害無心戀戰勒回馬便走鍾離

昧命眾軍士一齊放箭周利急走後心早中一箭翻身落

馬英布手起一斧遂將周利殺死楚兵奮力向前將周吉

三千人馬不留一箇英布收軍天色漸晚就在山崖邊扎

營造飯鍾離昧曰多虧將軍武勇立誅二將布曰若非賢

公後陣冲殺二將尚不能敗昧曰前邊塵土懸伏恐夜晚

劫寨須當防之布曰公之高見正合我意二人一夜未敢

安寢次日天明整點人馬向前追趕王陵行到山坡之下

假將塵土飛揚使英布鍾離昧相疑不敢前追以此太公

得以逃走隨後有人打聽說二將被英布殺了急與太公

計議連夜前進，又行了二日，將近洛陽，只見英布人馬兼程而進，復又追上。王陵正在緊急之間，急見一彪人馬從山後轉出，旗上大書漢將周勃、陳武，放過太公家小二馬。漢兵甚奏巧冲將來，更不答話，就與英布交戰。金鼓振天，兵刃大舉。王陵隨後也殺來。三將戰住英布，布因追趕漢兵，未得休息，又兼三將驍勇，漸漸力乏。正在危急之際，又有洛陽王申陽領大軍從大路上殺來，兩路夾攻，將英布圍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出。鍾離昧後軍已到，見楚兵受困，遂將後兵分爲兩路，冲殺漢兵，救出英布。且戰且走，天色已晚，各鳴金收軍。安下營寨，昧曰：漢兵漸次加添，申陽又來助陣。

我兵新敗，恐難對敵。不若今晚乘月色，急將三軍調回，沿路虛放號火，料彼恐我有計，決不敢追襲。庶我兵得以保全。英布急分付三軍各啣枚回兵。一夜退盡。次日漢兵來報說：楚兵一夜已退盡了。王陵曰：英布勢窮，不敢出戰，想退回楚矣。周勃曰：元帥曾分付窮寇莫追，且號火不止，其中必有詭詐。幸喜將軍已保全太公家眷，到此乃莫大之功也。主上晝夜思念飲食，俱廢。我等作急保太公家眷見了主上，免終日掛念也。衆將辭了申陽，徑從大路望咸陽進發。一日到潼關，漢兵接連幾起，迎接行至臨洮，有漢王領文武大小將佐奉迎。太公見了太公，抱頭大哭。王曰：不孝

兒男劉邦因項羽左遷褒中離間三年未得奉養今幸完聚不勝欣躍又與呂后太子相見亦各垂淚衆文武進膳漢王舉酒上獻畢奏軍中之樂隨路香花迎接將到咸陽只見旌旗耀日金鼓振天太公陞逍遙車兩邊執龍鳳日月扇香風滿道笙簧節奏太公歎曰誰想劉阿三乃至此乎心中甚喜進得城來家家戶戶結綵焚香迎接衆文武扶太公至殿上太公曰此殿上不可坐另有僻靜別宮我宜居之漢王曰前日已打掃立德宮乾淨請太公居之撥宦豎數十人答應呂后太子及家眷請後宮居住自此漢王威鎮關中不題且說英布鍾離昧回到彭城備細將王

陵盜取太公結連山寇奏知霸王王忿怒曰王陵乃何如人增曰王陵沛人也事母至孝昔年聚兵南陽極有勇力後仗劍投漢漢王用之結連山寇卽南陽聚黨也南陽二寇郡縣莫能治今被英將軍誅之亦除一大害矣見今王陵母隨陵弟王澤居沛務農奉養若將陵母拘于彭城得一言傳與王陵陵卽歸楚矣霸王卽差人過沛縣將陵母解至楚營霸王以言撫之曰汝子王陵與朕彭城相近不來降朕却反投叛賊劉邦聞汝大賢當教汝子降朕朕封爲萬戶侯子孫世祿汝當修書呀汝子急來歸楚陵母但低頭不語范增奏曰且將陵母拘禁分付看守者用好飲

食恩養待王陵隨漢兵入寇之時却再計較霸王傳旨將陵母拘禁却說漢王在咸陽集大小文武將佐即今兵勢已振各路諸侯賓服正好東征伐楚韓信奏曰兵勢雖振東有殷王之阻歲星未利須待明年招集豪傑訓練甲士然後可以伐楚王曰爲今之計奈何信曰即今且領軍征殷王司馬卬以除楚之羽翼則明年易爲力也王曰然于是韓信辭漢王領兵徑奔河內郡來不知如何與司馬卬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二周一出兵便死最爲可惜然死之有益亦不死矣

樊噲擒伏司馬卬

且說韓信人馬到了河內郡離城五十里安下營寨有殷王預知信兵到來離城三十里扎下營四門各設人馬防守殷王司馬卬有大將孫寅副將魏亨謀士都萬達衆人聞韓信人馬到來與卬會議卬曰韓信兵勢衆大又兼詭計甚多卿等有何良策都萬達曰以臣愚見且着三軍嚴加防守一邊差人報知霸王遣兵來救援河內可保無事若與對敵恐難取勝孫寅曰韓信遠來利在速戰豈容坐待救軍至而後攻城耶一邊差人求救于楚一邊出城對敵倘勝則韓信必走如不勝則固守未爲晚也卬曰寅之

言是也。遂遣使修書求救於楚。孫寅等領一校人馬出河內。與韓信對敵。信曰：汝殷王不知天時不曉人事。各國諸侯望風歸降。况汝偏邦小國。乃敢抗拒天兵。耶。寅曰：汝漢王已得咸陽。苟延性命足矣。尚且不止。復差汝來送死。韓信背後樊噲大怒。一馬特出。與孫寅交戰。二將兵器齊舉。戰五十合。不分勝敗。魏亨見孫寅戰樊噲不下。急舉刀出馬助陣。韓信陣上走出兩員大將。薛歐陳沛。各舉兵器截戰魏亨。伍員大將戰在一處。蕩起一縷征塵。滿天殺氣。正在戰鬪中間。司馬印城上望見。急領一校精兵開了城門。放下吊橋。特出軍前。一聲砲響。沖殺漢兵。這邊三將勒回

馬。退下陣來。韓信見司馬印沖來。急着周勃柴武盧縮。斬歙領大隊人馬抵住。信高處大呼曰：如有一人退後者。卽斬首示衆。以此衆人拈住營盤不動。司馬印連冲三陣。見信兵不動。急撥轉人馬進城。韓信却催漢兵追殺司馬印人馬。俱進城矣。此日彼此俱未折兵。韓信傳令且回營休息。人馬預備攻城。有司馬印遣使臣一儒赴彭城求救。儒到彭城。霸王已起兵征齊。梁未回復。到齊。梁來見霸王。將印表呈上。表曰：

殷王臣司馬印頓首上言。劉邦失職。入寇關中。三秦敗亡。咸陽被虜。郡縣承風。二魏離叛。兵圍河內。事在危急。

蓋河內乃關中之要害西楚之襟喉也此地失守河東振動陛下疆土漢得其半言至于此臣實寒心伏乞蚤發救兵急為經畫齊梁可緩漢兵為要廟堂之議當為預定療省之勢懸望救援若或少賜延緩陛下貽宵旰之憂臣等為亡國之虜矣臨表涕泣不勝懇切之至

伯王之驚官矣

霸王覽表大驚曰不意劉邦兵到河內一旦如此猖獗急召范增議曰朕今齊梁未下不敢遽離此地欲差人在救又恐不得其人亞父以為何如增曰必得陛下親征方可禦漢兵但齊梁未下又不可遽往今日差大將項莊季布二將領兵三萬前赴河內防護待齊梁既定陛下就統

大兵征進調各路諸侯協助此為上策霸王曰然遂遣項莊季布救護不題却說韓信圍河內日久司馬卬只是堅壁不出韓信密密與諸將計議曰司馬卬城高池深一時難破又不見人馬出來對敵倘救兵或至裡應外合反中其計汝等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取勝諸將聽令各調人馬分頭行事次日韓信將四門人馬徐徐盡散各營預備行李亦常事耳偃旗息鼓若有退兵之狀城上見如此模樣便報知司馬卬說韓信人馬今日金鼓不響漸次退後不知何意卬急到城上觀望果見韓信兵退盡便召謀士都萬達等計議曰韓信兵退必是打聽救兵到來或是霸王親征因此

人馬盡退不然如何忽然一夜將人馬密密便退後而去
都萬達曰韓信詭計甚多雖是人馬一時退去恐是詐退
或誘我兵出城追趕却埋伏軍馬攻劫不可不嚴加防備
又須差的當人出城探聽果是真實方可追襲司馬印卽
差精細數軍卒出城打聽行至十里外村曠店中遇見有
幾個擔行竈的軍人因買飯吃便問道爾等如何不攻城
却一時便起身那幾個軍人便道昨日有探事的來說霸
王從河北親統大兵徑自攻打咸陽漢主惶懼不敢出敵
一連有十數起飛馬來取韓元帥以此一夜將人馬退盡
此時行了有六七十里之外我們因是擔着行竈重物又

連日有疾不得快走又恐怕韓元帥點名其中又有說道
元帥且顧奔咸陽救應那哩且理論點名那打聽的軍卒
聽了這話又去各處問人都是如此說便回來一一將打
聽的話傳報與司馬印曰此話是實便差孫寅魏亨各領
兵一萬接連追趕又自己統一萬五千續後截殺留五千
人馬守城開了城門將三起大兵進發追了五十里不見
動靜又見兩邊樹木叢雜孫寅傳令且着後軍暫任天色
已晚不可盡力追趕恐埋伏一言未了只見大林中一
聲砲響閃出兩員大將乃周勃柴武也二將躍馬徑來戰
孫寅寅挺鎗直取二將戰未十數合寅力怯虛掩一鎗望

後逃走二將催動人馬盡力追殺後軍敗動自相踐踏魏
亨人馬見前軍敗動駐扎不定往後便退兵勢衆大如山
崩江沸一般收煞不住司馬卬大兵在後反冲亂陣脚卬
大驚撥回馬便走不防山坡邊轉出一員大將來與卬交
戰只一合生擒于馬下擒卬者乃舞陽侯樊噲也四邊火
把冲天而起孫寅魏亨見楚兵大敗夜晚各不相顧又不
知司馬卬在何處漢兵漸次加添重重疊疊圍遶上來孫
寅魏亨左衝右突不能得出韓信在高阜處傳令着三軍
大呼曰歸降者免死孫寅魏亨見勢已危急遂各下馬歸
降後軍數起飛馬報來司馬卬被樊噲擒了都萬達已開

城投降請元帥進城安撫百姓韓信催三軍前進一邊傳
令不必殺軍遂長驅進城樊噲綁縛司馬卬來見韓信信
下階親解其縛延之上坐卬拜伏於地而言曰亡國之臣
蒙元帥不卽加誅足矣何勞款曲如此取信曰不然漢王
重厚長者專以仁義興師不行殺伐如公傾心吐膽肯降
漢王不失封王也司馬卬大喜遂傳檄諸郡縣未歸降者
悉招降之于是韓信遂平定河內使人飛報漢王去訖且
說項莊季布人馬將近河內知司馬卬被虜韓信見今屯
大兵于河內二將大驚曰河內已失吾二人前去亦無濟
矣不若回兵奏過霸王必須親領大兵與劉邦會戰乃爲

良策季布曰公之言是也隨調轉人馬來見霸王未知何
如下回便見

總評

殷王又破而楚壁全折矣好淮陰

